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九編

屋 隅

上 冊

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隅屋卷上

某年某日之夜。倫敦大道中。寒雨淒迷。重陰如墨。而林登街第一號之屋。獨射出
燦爛之燈光。謠其中歌舞方酣也。於是道旁有襤縷瑟縮之乞丐二人。相語曰。夥
伴。汝亦知此中爲何人所居乎。其一人答曰。拉拉治爵夫人也。其人美而多金。貴
游男子。無不自媒而願進。余偶於新聞紙中得之。

夫一貧一富。一苦一樂。兩相對照。若此。林登街之華屋。與道左之乞兒。固已奇矣。
尤有奇者。此屋乃與一鬼窟爲鄰。卽倫敦人所熟知之『隅屋』。是隅屋者。某某
夫婦所居。其婦忽無故仰藥而死。情節旣奇。久懸爲疑案。其夫後飄然不知所往。
並看守之人而不留。渠渠夏屋。遂一任蠹鎖塵封。行人過者。輒指爲發生慘劇之

巢穴。不謂富貴叢中之拉夫人。乃卜居其左側也。

拉夫人者。何許人。倫敦交際場中。祇知歆慕而已。不暇致詰也。其人之美。純似南歐人。其家必甚富有。否則不能享好客之名也。在前必有一拉拉治伯爵。因夫人每出游。常攜一嬌女也。夫人又數數言南美洲礦產事。故貿易中人敬畏之尤甚。夫人之購林登街宅也。蓋以金二十萬磅云。

夫人時方立於文石階梯之前。迎送賓客。服黑絹之服。冠鑽石之冠。胸綴玫瑰花。殷紅如血。莊嚴璀璨。映帶生姿。見者竊竊私議。謂夫人如作冒險家。必臻絕詣。卽登臺歌舞。亦必妙動一時。尤所擅長。則在酬應。泠泠嬌語。脆若鶯簧。嫣然一笑。盪人心魄。其時則有一明眸而闊額之少年。趨進與爲禮。夫人垂睇優於他人。呼爲勃露斯醫士。而勃露斯殊落落不屬也。

勃伺主賓酬酢紛紜之際。遽躡步入回廊。顧盼若有所待。廊中滿飾花枝。香氣馥

郁。電燈皆飾以深色之罩。光不甚明。俄而一女郎出現。

二

女郎從花叢中出。玉立亭亭。兩道秋波。懽愛中兼含羞澀。自勃露斯眼中觀之。此英倫少女較彼南歐佳人美一也。而溫婉過之。

女郎者。拉夫人所傭之保姆。而小說家郝伯特魯倫斯之姪女。名以海梯。稱海梯既見勃。卽曰。戈登君來吾滋慰。頃間吾俟瑪妹稍好。偷半小時之光陰來此。倘瑪妹索吾。吾已屬奶娘——勃俯而接其吻。且笑曰。瑪妹之索卿。恐未若吾之甚。且渠亦不能再與卿朝夕共處矣。海梯曰。吾已買得格靈街之屋也。海梯曰。君真有此力購屋乎。久之。又曰。吾甚願速離此間。勃曰。雖然。卿不戀居停乎。海梯曰。君勿復言此。吾近來頗覺其蹤跡詭祕。若有所謀。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且君亦知渠所以與君爲友之意乎。曰。不知。或者偶然意氣相投耳。海曰。不然。彼直有情於君矣。言

至此。唇戰不堪。且舉首四顧。深慮屬垣有耳。續曰。彼罄盡心神。非贏得君不止。設中間有梗阻之者。將不惜以毒手除之。戈登。此余之所爲悚然而懼者也。後此望勿數數然來。勃駭愕者久之。乃曰。卿且勿言。此亦太遠於事實。語未及半。突聞哀厲之小兒啼聲。海曰。此必奶娘偷閒他去。致瑪妹醒而索人。吾當去矣。因與勃接吻而別。勃一人猶木立沈思。忽廊端有揭簾聲。轉身一望。則拉夫人已出暎於華燈之下。夫人必已飽聞兩人私語。面作怒容。白如皓雪。黑睛灼灼。流轉不停。手持象牙羽扇。不期墜地。勃急趨拾之。比起而仰視。則夫人怒容已去。玉齒粲然。從容謂勃曰。君不宜與海姑娘過爾相狎。勃鞠躬答曰。僕自有僕之理由。數月前不嘗告夫人乎。僕與姑娘多年相識。情分甚深。所以未宣布婚約者。以僕尙無此力量也。夫人不賀余而反咎余乎。夫人聞此語。頓覺天旋地轉。身不自由。欲握一物以自振。不料所握者乃玫瑰花莖也。鋒銛深入冰肌。竟不之覺。夫人自謂苟用其情。

則無邊之魔力。足以攝人魂魄。所志無不遂者。何乃爲此。二人所敗。顧初不欲形之詞色。仍從容語。勃曰。請君爲我取冰少許。我指尖劇痛也。君毋遽去。尙擬作片刻談。勃諾之而去。夫人獨留意。不能忍。剝其手套。作片片飛。聊以洩忿。偶舉頭一望。正見鏡中之影。櫻唇已嚙破出血。乃喃喃曰。汝白面貓乎。行且一試吾手段耳。言畢。出行廊去矣。上樓時。偶見對面『隅屋』之窗。不覺觸其念。徘徊少頃。因隨手闔室門。臥床少憩。越數分鐘。始復下樓。周旋賓客。

三

當海梯之上樓視夫人女兒瑪妹也。樓上乃寂然無聲。瑪妹臥牀中。嚶嚶啜泣。海乃撫而慰之曰。我來伴汝。當俟汝熟睡。不再去矣。李查何往邪。瑪妹曰。渠適有事暫出。我頭又劇痛。不能成寐。漸生恐怖。思人爲伴。遙聞樓下音樂聲。笑語聲。乃起至行廊一視。海曰。無怪汝足之冷也。瑪妹以首偎其肩。續言曰。余在行廊立少頃。

廊簾高捲。正見隅屋中之兩窗。先是李查之父。爲彼屋中之御夫。故渠常告余以婦人服毒之事。斯時不覺心存目想。凝思其異。孰知窗中竟有燈光一綫射出。海大驚曰。燈光乎。妄言耳。瑪妹曰。非妄言也。燈光之影。射及余衣。余知此屋久無居人。所見必爲鬼魅。因更恐怖。欲呼而不能出聲。海曰。然則汝除燈光外。尙有所見邪。曰。窗中有一人面。醜怪異常。兩眼之凶惡。恰如動物園中所見之虎。余怖極大呼。面亦頓隱不見。此卽余適間所遇也。至今不勝餘悸。海梯亟溫言慰之。促令安睡。而潛出至行廊。

從廊中直望。可見隅屋之窗。卽瑪妹所稱見鬼之處也。此中豈有匪人。據爲巢窟。爲不可告人之事邪。正凝思間。微光閃閃。果自窗間漏出。海梯大驚。始知瑪妹言爲不妄。急屏息靜覘其異。俄而光愈閃愈明。梯畔闌干。歷歷如畫。可怖之人面。亦遂如言湧現矣。其人顏色沈鬱。似爲酒色所困。赤睛閃灼。須髮交糾。尤足表其非

端人瞬息之間。另一人從暗中突出。擱其頸。紛紜蹙踏。燈光遂滅。海梯觀至此。神魂飛越。不覺大呼曰。天乎。汝亦見之邪。蓋海恍惚中似覺有人立於其側。隨口出聲。初不審其何人也。及迴首注視。始知卽拉拉治夫人。亦愕然不知所對。顧旋卽矯爲鎮定。答曰。我無所見。卽汝亦無所見。汝豈不知彼處向無人居乎。前年余買此屋。原欲與——咄咄。余酬酢終日。倦極思眠矣。醒而作夢語。海梯亦冷語報之。曰。余並不眼花——夫人急撮唇止之。曰。勿論如何。汝不當多語。今夕之事。彼此均須守口。汝知余意乎。言畢。出手緊握海梯之玉臂。其力絕巨。不啻壯夫。海梯護痛。亟避之。惟謹對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而已。

四

海梯遇此奇事。自疑在夢寐中。顧時非甚晏。樓下管絃之聲。猶悠揚可聽也。拉拉治夫人已無復怖容。仍與賓客酬酢。其中一人。卽小說家魯倫斯。海梯之叔父。談

吐尤風發雲湧。海因匿屏後潛聽之。

魯方述其所自著之小說。曰。余此書卽敍隅屋中奇案。緣余本與屋主相識。嘗親歷其中。知其曲折。所恨者。未嘗一見其妻耳。此屋陰蕕慘栗。殺人良便。而破案則甚難。故爲凶徒所最喜矣。拉夫人聞語。亟問曰。此書已刊行邪。曰。未也。尙未脫稿。何能出版。今閣置余書架中。並已標名爲『隅屋』。弟余殊無暇爲之修削。畢事也。夫人曰。余自信亦能作小說。特不善於思索耳。旁一新聞記者。聞言戲謂魯曰。君之寓主婦。此時必已就寢。君自攜門鑰邪。此鑰君置之何處。不懼人竊君稿出售耶。魯笑報之曰。余外衣袋中耳。

此時街中車馬已稀。夜涼如水。堂中客亦幾散盡。忽一狀類軍人之少年。趨進與夫人握手爲禮。寒暄畢。夫人曰。祁福德大佐。君今夜未往俱樂部耶。——以何車來耶。曰。汽車也。余新得一十五力馬匹之機。每小時能馳七十英里。夫人聞言。以

手自掩其喉。沈思有頃。徑趨門側曰。余素嗜汽車。尤以獨乘爲樂。此間溫度太高。令人煩悶。大佐其肯暫以車假我。一領涼宵風景否。

於是衆鬩然附和。隨之出門。夫人一見汽車。卽稱美不置。曰。余自問駕車手段。不在御夫之下。見此佳車。益覺技癢矣。君等盍爲余取一外衣來。卽彼灰色之男子外衣已可。余當試繞此街一匝也。夫人去後可二十分鐘。始返。面容甚愉快。迎謂大佐曰。余不欲爲夜巡之警察所見。故煞費手段。否則不致累君久候至此也。夜深矣。祝晚安。

夫人送客後。稍事收拾。旋卽就寢。宅中萬籟皆寂。樓上乳育房中。瑪妹仍酣睡。第夢中時作囁語。蓋神經受戟刺甚矣。海梯臥房。卽在對面。願亦怵於頃間之事。意緒紛繁。不能成寐。自念婚期在邇。胡一無意趣。乃爾。凡人思境愈艱深。則聽官愈聰警。俄聞有一種營營之聲。從隅屋方面來。又似有開闔門戶之聲。又似有笨重

物突然下墜之聲。同時瑪妹亦醒。自言喉乾欲死。欲得蘇打水以止渴。海梯撫其額。壯熱如火。亟溫言拊慰之。此時室中無水。水皆在餐室中。不得已。脫履潛行下樓。幸餐室中孤燈猶爇。覓水不難。正轉身欲返。突有紙煙之氣觸鼻。不但其味甚濃。可決其來非自遠。且微光之下。並見淡煙縈結空中。若浮雲之翳月。然則晨妝室中。必有人在。已無疑義。海梯芳心爲之大震。朦朧中又似見對面鏡中有手影。乃奮勇輕移此鏡。使略偏。冀得覩其人之面目。海至此。幾失聲而呼矣。顧旋即強自鎮攝。飛步上樓。不暇他顧。蓋鏡中。人面非他。正隅屋窗中之鬼也。

五

海梯懷滿腹疑懼。急欲往告其主人。途中聞巨鐘報兩響。乃若槍聲之過耳。及抵夫人臥室門。亦不暇致禮。夫人則方自理雲鬟。釵鈿滿案。見此狀。怪問何事。海哆

口曰。晨妝室中有人——其人面目絕凶。猶鼻如鷹喙。而手有橘色斑點。夫人淡然曰。汝隨我來。汝殆夢也。何人敢入此屋。夫人之應變不驚。誠令人傾服矣。顧其心中亦未嘗不輓轡千轉也。時廊中寂靜無聲。惟聞瑪妹之歎息。夫人乃曰。汝宜先往授瑪妹以此蘇打水少許。再來從我。速去無緩。海梯如言而去。比返至晨妝室。則夫人已玉立其中。冷笑曰。余已徧搜各室。絲毫無所見。汝若更無他夢可言。則余等亦可就寢矣。海梯受此譏訕。惟有默然俯首。隨之至寢室。而夫人顏亦頓霽。手藥水一杯。謂海梯曰。適言過激。幸勿介意。此余自製之藥。能長精神。盍飲一杯。以自振乎。海梯聞此溫言。亦忘前事。飲之立盡。

海梯飲藥訖。頓覺四體春回。恍惚中玉山頽矣。夫人立闔門下樓去。徑至晨妝室。行動趨捷。若大將之將臨陣然。電燈一一通明。滿室作金色。呼曰。無賴。今可出矣。則見重簾輕啓。一人移步出。軀幹短小。而頗似孔武有力者。髮如亂蓬。交蔽唇頰。

鼻則鉤向一邊。掌如巨靈。橘色之斑。顯然可見。雙眼尤爲惡劣。色赤而無神采。可決其爲好酒之輩。噫噫然曰。今已無一人乎。拉拉治夫人。汝以余爲何人者。余里昂拉拉治羅馬帝國之貴爵。而汝之夫也。汝賤婦人。雖多狡詐。鐵案如山。安能輕動耶。斯時拉夫人之怒此人。雖犧牲一己之富貴祿命。以割刃於其腹。皆所至願。第殺人則尸當藏何所。不能不慮。故隱忍而答曰。汝何以能至此。且汝何以知余所在。其人猶笑。且全身扭振如觸電者然。曰。何必多問。余已知汝所在。且余已至此矣。汝之計亦誠狡。近在眉睫。而又遠若天涯。余今則不能復忍。且不復歸矣。言罷。兩方俱默然。男子出紙煙吸之。有聲甚厲。徐曰。前此與汝別時。汝不過每日於賭局中抽得三數佛郎爲活。今則養尊處優。卽此室中之家具。得其一而付之質肆。已足活我數月而有餘矣。夫人。汝得非甚富有乎。夫人曰。余所有之資財。實際上言之。不滿二十金磅。男子曰。汝但允余一言。余決不懷惡意。總之余不願復歸。

彼處矣。夫人曰：然則汝意何居？曰：還歐洲大陸耳。昇我五百金磅。我卽啓行。後此汝卽可與汝心頭之年少醫生成就姻緣。總當在一星期後也。夫人聞言，齒上下相擊作響。但恨手中無有兵刃。謂此勢不兩立之仇讎。乃昔日密誓同心之伉儷。人又孰信之哉？人又孰信之哉？夫人乃冷語報之曰：汝所望太奢。倘當日蠶奴裘色比能辦事。則汝早去地下從醉鬼游矣。我今日安富尊榮。俱恃虛名爲之支柱。彼持得我之文券押品者。皆贗鼎也。卽此室中陳設。幾無一出自我囊中之錢。今日之我。謂之一錢不名可也。男子聞言首肯。似審其情真者。夫人因曰：然則汝意究將何如？曰：實告汝。余深畏警察知我之行蹤。故俟汝有成言。卽歸我牢獄矣。余已逃出一。則第二次亦不難。倘汝相欺。則余何難再出。向汝情人之前。宣布汝之祕密。語未畢。夫人叱之曰：止。速歸汝狗竇。此地豈容汝喋喋哉？去去無多言。於是其人去矣。廳門隨之而閉。足音蹙然。約及數碼而止。頓時萬籟皆歇。傾耳無聞。

比及夫人就枕。東方已露微曙。芳心中經此數番波折。不知作幾許迴環。但聞其喃喃獨語曰。自由與報仇。此二語誠佳。明日乎。明日恐卽余滑鐵盧大戰之日矣。

六

戈登勃露斯者。年少多才。機趣活潑人也。第家境清寒。幸而爲伯爵夫人之侍醫。視其嬌女之疾。昔之每月入款。不過數百者。今乃一躍而以千計焉。一日飯後。端居多暇。獨然一紙煙。神游化境。念目前惟有最困難之一端。卽所有二千金。俱非現款。所幸信用尙佳。不難再貸一二百金應用。便可布置格靈街之新宅。爲結婚需。來秋卽可詠金屋修成貯阿嬌矣。此時勃所吸之煙。謂之夢草可也。

忽門鈴動。而僕人手名刺入。勃方整衣刷鬢。欲出赴海梯之約。見此疑爲求診者。大起躊躇。無已。姑讀其刺。則客名馬克斯格羅林。作德文。自念非素識。則命延之入座。其人年事已深。濃髯蒼色。目架銀邊鏡。談吐頗遲鈍。疑其心有重憂。詢其來

意則曰。僕來非就診。第有瑣事奉煩。未知有妨先生清晷否。勃遜謝曰。僕有一小時之暇。足以暢君所言。客乃述曰。數日前君偶購一畫幅。此畫爲往日荷蘭學塾中物。畫手名霍爾賓。園中景物。爲慈母乳病兒。其父立其旁凝視。此亦並非珍品。勃曰。然。僕遇一賞鑒家。告余亦如此。偶愛其精美。遂以十磅金得之。蓋不值原價十之一也。客聞言。亟首肯曰。誠然誠然。否則今日僕亦不來此矣。區區一畫。本不過百金之值。第畫工霍氏。實吾母家之遠祖。喪亂頻仍。子孫愚闇。先人遺澤。遂致流落無存。吾家人皆痛之。吾姊尤痛之。迄今家况稍舒。常擬以重價購覓。日前余偶經一店肆。瞥見此畫。居然原璧。喜極而驚。適囊中未攜鈔幣。不得已歸家取之。中途並拍一電以慰余姊。孰意十分鐘後。畫已無存。爲君捷足所得矣。客言至此。遽止。若不勝憾惜者。勃曰。然則君欲從吾手中購回之耶。客曰。君誠善於索解者。君能割愛。則僕一家銜感何既。勃君敢問以二百磅奉酬何如。勃躊躇有頃。自語

曰。何爲不可。此畫原值當尙不止二百磅。此人又確爲豪富。取之更無傷廉之嫌。我正需一金屋貯嬌之費。得此豈非天緣。思至此。而新婚蜜月中之樂境。湧現心頭矣。遂答曰。謹如命。原畫尙紙裹未解。當以何時送至尊寓耶。曰。不敢。僕當自攜之去耳。卽出英國銀行五磅鈔票四十張。置於案上。而手戰殊不自勝。一若慮勃之悔約而急欲告辭者。客去後。勃收紙幣塞之衣囊。笑曰。明日將以此購它登漢姆宮街之木器。可以傲海梯矣。

勃旣赴海梯之約。卽相將赴餐室後之花圃密談。見玉容之慘淡。若有深思。遂戲問曰。愛卿何事乃爾。豈又隅屋中事耶。海低聲曰。君尙有心腸戲笑耶。余之地位頗可危。昨夜——勃曰。卿但言之。余不再笑。海遂以夜來事詳述一遍。在海親歷而來者。本是實情。而勃聞之。終以爲空中樓閣。海自言倘再遇其人。定能辨其面目。勃默念此事安可復逢。顧重違海之意。亦不更言。但問曰。伯爵夫人。今晨仍言

及夜來事乎。曰否。渠面上冰霜已釋。與余及瑪妹同餐。面上秋波依然嬌媚。但一勃儂言曰。總之卿不喜近渠耳。海曰。我畏之。我疑之。渠又嚇余膽幾破。君不信。余無如何。但余終疑此人之非善類耳。戈登渠昨夜豈已窺破余二人耶。曰。余不得。渠已言之矣。渠以不端誚余。余爲保卿芳潔計。不得已而告以婚約。曰。然則以後敦何如。勃曰。嘻。余忘之矣。渠屬我爲之取冰。又屬我去時與之一談。渠必已自食其言。蓋臨別時余遍覓之而未得也。海曰。但令余離此屋——但令余離此屋。勃俯而接其櫻唇。適間賣畫之事已欲衝口而出。終竭力抑止之。但怡聲相慰曰。佳期不遠矣。卿少耐也。

七

勃宴畢歸家。遲遲其行。默尋往事。禮拜堂之鐘鏗然正一響。念海梯精神初非贅亂。則伯爵夫人誠有可疑。雖然彼固明明一賓客滿堂家。贊敵國之美婦人也。

無意中已抵家門。正投鎖欲入。一黑色摩托車突然戾止。其來如履氈。不聞纖悉之響。御車者御遮風鏡皮外衣。卽此已可表其速率非凡。徑以一函授勃。勃詢曰。僕之函耶。其人不答。而以手作勢。勃乃悟其爲啞人。函中字跡潦草。略言急病求診。遂檢得醫囊。登來車而去。途中勃本欲詢御者以居址。無如其暗不能言。有頃。車及林登街之盡頭而止。噫。嘻。此何處耶。非發生悲劇之隅屋耶。勃初亦頗驚疑。顧以身爲人醫。在理不能不處以鎮定。但見宅門關時。燈光爛然。隨而湧出。已非復從前鬼魅所居。一婦人迎門而立。繫西班牙式之頭帕。雲鬟已解。披拂雙肩。明燈照之。愈顯其長而且美。勃與之言。而所答殊不了了。蓋彼但能西班牙語耳。堂中淨無纖塵。文茵藉地。唯有一門獨闢。美髮之婦人導之入。其中有瓦斯燈三數盞。翕翕作聲。除一四脚牀外。別無陳設。空中尤重濁。似經月未開窗者。婦以手指牀。喃喃有所語。勃察之。則一沈睡若死之人。僅有極弦之脈息與微動之眼皮。

足以明其未死。几上有盃。嗅之知爲阿芙蓉液。更有半乾之盞。握於其手中。其人身短而上下扭振。鼻則鈎向一邊。指間灼然有橘色之斑點。勃見此幾失聲而號。蓋此明明卽海梯所見之人。一見於隅屋窗中。再見於晨妝室中者也。此種事斷非偶然巧合。或者隅屋中之祕密。從此可發覆乎。勃神飛意索者有頃。始返其初診得其人症候爲中酒毒而致虛脫。作勢索熱水以和芥末。幸此婦善解人意。應命而去。室中沈寂無聲。唯勃與一半死之人相對。景狀至惡。此人爲誰。來自何所。勃幾不敢爲之設想。豈舊主已歸家耶。此人豈卽其人耶。觀室中燈火之光。能達戶外。又可知旣非鬼魅。亦非殺人越貨之奸人。無何婦人已將水壺及芥末入。於是勃卸去禮衣而捲其襯衣之袖。此婦逢迎惟謹。挂其衣於衣架。勃則專心和藥以飲病人。一小時後。其人居然醒而能起。勃挾之以臂。往來蹀躞於室中。待其倦極流汗始已。時則夜漏已闌。曙光微露。乃告婦以病人今可無虞。俟明日再來。

診視。婦搖首微笑。且出三磅三先令爲酬資。勃去時忽見有輪船運行李人二人。俟於門首。方悟此人必臨發而生急病。今病已將愈。仍將首途。故謝勃而拒其再來也。忽而滿室燈光盡滅。戶外足音蹙然。勃疑有異。亟負牆立以待其變。忽有劃火柴聲。則燈已重然。美髮之婦人。又含笑而立於其側。乃啓門而送之出。勃甫跨過街之對面。轉瞬室中又已漆黑。晨曦初動。清氣怡人。獨思此事。萬念交集。究當以告人否耶。然無論如何。海梯終不可隱。大約病人必與屋主爲親屬。其來也必帶有神經病。以致演出種種怪誕。思及此。亦遂拋置腦後矣。

次晨勃事殊蝟冗。餐罷卽赴它登漢姆宮街。盡以昨來所得之鈔票購置木器。然後驅車至蓮花俱樂部中訪祁伯特魯倫斯。魯時方埋頭事撰述。手持星報。點額示勃就坐。曰。勃君。君來正妙。有一新聞。吾讀之。君當靜聽。遂讀曰。

隅屋中之悲劇

數年前。曾有暗殺案。發生於隅屋。迄未破獲真情。而此屋之名。遂斐然騰播於倫敦人之口。閱報諸君。當已耳熟之矣。今晨十二時之頃。有警察行過來文街。見一久無人居之廢屋。門忽大啓。當卽入室以覘其異。果於樓上發見一死尸。咽喉被刺。腦後亦受重傷。大約主動力出於謀財。已無疑義。此事本平平無奇。所足奇者。行凶之地非他。正卽從前出毒死婦人一案之隅屋。前後遙遙相對。得非有不可思議者在耶。又據云死者面貌極爲奇異。其鼻鈎向一邊。兩手甚長。均有橘色斑點。

讀至此。勃驚曰。何邪——何邪。請更讀一遍。魯曰。君豈於此事有所知耶。曰。此人卽余凌晨所診之病者。魯聞語。亦擲報於几。愕然相對。

八

此案一出。倫敦市上。議論囂然。羣謂所奇者第一在殺人之地點。第二卽死者之

面目。此時尸身暴露經日。觀者紛紜戶內。迄無認領之人。承辦此案者。爲警署保羅卜老特。卜既入室。卽盡力驅散閑人。然後逐細檢驗尸體。顧覃思冥索。終無頭緒。忽自語曰。何不一視自來火表耶。

卜老特者。新蘇格蘭署中所稱爲精明幹練之探員。所惜乏思索力。苟有人示以塗徑。則辦事必有可觀。特此案一無綫索。乃不免墮入迷途耳。時則見火表在樓梯之下。一如常例。繫一紙牌。塵封蠹蝕。顯然多歷年所。字跡爲『二月五號記』。蓋卽屋主失蹤之日矣。顧讀表中指數。則自二月五號以後。尙用去煤氣百餘立方尺。未經記錄。然則室中燈火。新近有人用過無疑。更檢燈頭。則堂中與寢室兩處之燈。較之他處所用尤久。寢室中尙用一石油燈。燈心確是新物。卜乃取一殘餘鉛筆。在壁間草數行。曰此燈爲凶手所用。因不欲燈光過巨。故置之隱處。及後死者將入。又恐其無燈而生疑也。乃並然堂中之煤氣燈。但夜巡之警察。何以

未之見耶。書至此。忽身後有聲曰。卜君。此無他。其時警察適未來耳。且警察之來。必有足音。彼何難撲滅其燈。俟其過而復然耶。卜大驚。迴首知爲小說家魯倫斯。二人本素識。因詫問曰。魯君亦來與此事耶。魯乃殷殷道不速之歉。

魯以著小說名。爲人富思想。尤好偵案。凡艱深之案情。經其蒐討。無不底蘊畢宣。平日警署中。得其助力。已不少矣。時偵探詢魯對於此案之意見。魯曰。余此時亦不過淺嘗小得。總之原起謀財。可無疑義。抑余因而有感。憔悴可憐如此人者。亦爲人所妒。而致之死地。至於如此之酷。象齒焚身。懷璧其罪。是可嘆也。君亦有所得乎。實則卜尙無暇檢驗尸身服飾。經魯一言。有如夢覺。亟二人共爲之。於是首獲日記簿一本。內夾質券數張。並書信一函。普呼曰。此信何未封口耶。觀其筆迹。慘淡。直是用此間火爐架上之筆墨所寫。此紙尤爲陋劣。必購自雜貨攤者。魯君以爲何如。卜又取其筆。在日記簿中書數字。墨色果與函中無異。筆頭係丁字。函

中筆迹亦確爲丁字筆所成。所度果不謬。因問魯曰：君於此信有所得耶？信中既無居址，又無日月，其文如下。

吾友鑒。其人吾已覓得。彼付吾四百金磅。吾乃離彼。此款係現金。不敢以之相寄。故已換成紙幣四十紙。共二百磅。茲以送上。其號目爲一九〇七五三順次。至一九〇七九二。此爲特別小心計。吾方候五處之暗號。收得卽當寄來。次星期六可相見矣。書不盡意。第一

卜又問曰：君謂如何？魯曰：得此更足證明其爲盜案。凶手但劫去銀鈔而未及毀此信。以滅其迹。今者君行君志。我行我志。二人合力。必有一能達正鵠矣。卜曰：然則君已有成竹在胸邪？魯曰：成竹在胸。則吾豈敢特案中情節。竟似從我所著之偵探小說抄襲而來。我此書布局甫完。久未脫稿。不知其人何以與我不謀而合。此誠至可玩味之事也。

九

時方午後。炎威猶盛。卜勞特治事方劇。文電交馳。念死者所失之紙幣。當及早窮追。防其匯往外國。大約此幣在死者手中。不過數小時之事。據函中言所收之款。本係現金。（此款必係訛詐所得）後乃兌成鈔票。則此事必從銀行經過。第倫敦銀行林立。烏從覓此區區數十紙。况此數十紙者。在卜視之。雖知爲贓品。而局外人視之。亦並無可異也耶。

乃至午後四時。卜居然在國信銀行詢有端倪。蓋該行於日前果曾兌去一四百磅之鈔票。來人面容衣飾。果與死者無殊也。卜詢得當時經手人員之住址。卽呼一車。急馳赴里登好勒街。扣門相訪。其人頗活潑。對於卜之詰問。亦願盡情相答。其言曰。是日行中所辦理之銀錢兌換極繁。若非此兌錢之人。兩手有異人之處者。僕亦斷不憶及之矣。卜曰。得無其手有橘色斑點耶。曰。誠然誠然。不但此也。自

腰以下。戾曲不舒。其鼻則鈎如鷹喙。卜率然曰。足矣足矣。此其人矣。君之主顧。乃卽隅屋中被殺之人。尙能憶票中號碼耶。曰。其數順次而下。自一九〇七五三至一九〇八三二。其前一半。則死者信中所述也。卜乃歎曰。妙哉妙哉。雖然。僕之煩君。尙不止此也。君能偕赴雷文街一行乎。其人一見死尸。果能辨其不謬。曰。君擬登告白。覓失票乎。卜曰。僕意目前尙不必。緣惡徒並不知有此函。否則必早毀以滅迹。或者吾人故爲寬緩。彼反自謂萬全。竟投羅網。未可知也。卽足下亦請力守祕密。除貴總理外。勿告他人。僕亦尙擬在五時前自往謁彼也。

是日卜遍檢室中各處。爐邊窗格。冀更有所獲。乃僅在食器度藏所之一隅。拾得黑鉛一塊。並鉛刷一柄。餘無他異。卜默念此屋荒廢多年。豈尙有人以此鉛飾爐架耶。鉛甚新而未燥。且盆中沈澱物之上。更有黃色肥皂一層。如係往日所遺。則必已結成堅塊。謂凶手曾自濯其手耶。似矣。而黑鉛又是何用意耶。卜又開室後

之門。通一小院。見院後爲狹巷。巷中砌磚。潮蒸污積。綠苔皆滿。綠苔之上。似有新印車輪迹一道。而通此巷之門。頗爲廣大。門之側緣。又似有物。瑩然作光四射。卜甚異之。因觸之以指。豈知此物與食器間所獲者。如出一轍。乃黑鉛所磨之粉也。卜雖發明此異事。而終疑不能決。無已。姑往國信銀行晤其總理。卜之此行無別意。特欲敦屬以嚴守祕密而已。卽此亦足見其迂謹也。卜與總理談時。總理目惟注壁間時計。蓋已近閉市時矣。外間貿易來往聲已漸息。卜正取帽欲行。此辦事員忽狂奔而入。其眼睛雖隔眼鏡。仍可覺其流轉不定。呐呐然言曰。異事異事。偵探員卜君。此來所言之——。總理不能耐。促之曰。如何如何。速言之。曰。頃已有人持此票來行交易。卜急曰。號數若干。曰。一九〇七五三至一九〇七九三。曰。全數乎。卽死者信中之全數乎。

十

一日祁伯特魯倫斯與勃醫生同午餐。魯然一紙煙。靜聆勃之談話。魯聆罷乃發言曰。余之關心於隅屋中事者有年矣。余不曾語君以曾有意構一小說乎。日後會當從書案屜中取出叢稿。略加整理。勃莊容問曰。君得無并將僕寫入耶。魯曰。頗似之。書中有一人物。恰如汝身分。惜非醫生。有一女郎。亦似海梯。亦云隅屋中半夜出一命案。蓋此種小說。非有殺人事。不能生色也。

勃爲醫生。而病人爲人謀斃。究當立赴警署以實情告耶。抑否耶。勃良不願以此妨醫生謹言之規則。况西班牙之美婦人。與其他僕役。皆不似與凶手有關。卽令有關。彼又安肯延一醫生以續此臨終之命。且償以豐富之醫金。則此案必在勃去後發生無疑。勃心中方輓轡干轉。魯殷殷詢曰。君盍以所遇之始末見告。勃遂舉大要以對。使在他人。聞此離奇變幻之事。鮮不嗤其妄者。而魯閱歷較深。勃每一言。輒首肯。述畢。乃曰。此奇談也。勃曰。此語僕飽聞之矣。獨不爲僕所處之地位。

一設想耶。當亟赴警署報告耶。抑暫不言耶。魯思索頃之。曰。暫以不言爲宜。何則。此案尙未正式牽涉及君也。余當往與辦案之警員一商。君但時然後言可耳。勃甚然此說。乃舍而事飲食。

是夜拉拉治夫人宅又開宴會。勃亦與焉。夫人所御之衣緣。霏微流動。如海中煙浪。眼波尤作作有光。客室中有客十許人。喧呶極甚。海梯亦在坐中。海梯之美。純任自然。無絲毫矯揉造作。勃所至愛者也。夫人見勃。卽握手迎謂曰。疇昔之夜。余於君無禮。至今抱歉無窮。余首當候君之代我取冰。次亦當爲海梯之故。賀君二人之婚約。海實可人。余不能晨夕與共。滋可惜矣。夫人語聲沈摯而嘹亮。眉目尤有藹然可親之意。勃頓爲所移。反疑海梯爲妄。謂世安有如此絕塵之佳麗。而留情於區區一醫生。因微語曰。夫人亦太謙矣。夫人笑推勃曰。君等何必作一水盈盈之態。去與海梯作長談。消磨此良宵風月。海梯亦含羞。其胸前適綴一巨鑽石。

針愈顯芳心之志。勃曰：吾愛何事如此。海迎其情人而笑，顧側眼已覺夫人之方注意視已。乃急低語曰：屬垣有耳。幸出語留神。勃曰：彼適所言，吾頗信其至誠。海亦更不作語。夫人蓋善於串戲之女伶，雖頭腦至冷靜之人，不難入彀而不自覺。所不能逃者，惟女郎之慧眼耳。海久之乃曰：吾頗疑君方處險境，所謂隅屋者，其中必有不堪過問之事。新出一案，已有所聞耶。勃微頷之。勃之意，尙不敢以某夜一事告海。梯且此處亦斷不能談及此等事也。海續曰：余尙有可以告君者。第君之神色，請勿如此矜持，免人疑訝。昨宵余輾轉不能入夢，因往前樓書室中，擬取一小說時，重簾高卷，窗外夜氣正清。余遂引領外望，以蘇腦困，計旬留可十五分鐘。忽聞樓下隱約有關門聲，卽見二人，一男一女，從隅屋中出。勃故作鎮靜，詢曰：彼何時矣。曰：約四時半。緣余返臥室時，恰聞鐘報五點也。一摩托車透迤而來，無纖悉響。女蹣跚步入，男子則就與之言。一事最可異者，車本黑色，間有數處，卻

燦爛如銀。一若車外復懸有至輕且黑之簾幕者。

十一

兩日光陰如電逝矣。警員之緝案。與報館之訪新聞。兩無朕兆。是日海梯擬往市購物。便看格靈街新宅。特赴魯倫斯家。期與勃相遇。因謂魯曰。叔父近有所得邪。吾知叔之樂於研究也。魯遲遲而言曰。唯唯否否。余亦如觀犁軒之戲。目爲之眩矣。海梯曰。姪女亦能有以相助乎。曰。將來或須汝相助。今則尙不必。戈登不已來乎。速去。無擾老夫清思也。海梯是日作時世新妝。極峭潔之致。準備與情郎驅車攬轡。作半日歡。兼以日永風清。尤助人興會。念及勃本謀勇兼優之少年。自足以包周身之防。拉夫人雖毒。未必遽能爲害。遂將種種恐怖。暫置腦後。豈知樂之極者。憂必乘之。後此卽爲兩人墮入愁城之始耶。

海梯與勃。嗜好酸醜略同。服御玩好。皆喜雅潔。紅塵麗日之中。兩人攜手逍遙於

店肆。意頗自得。海微笑曰。客室中陳設已有著落矣。餐室中必須備稍富麗之几椅數事。方能壯觀。戈登日前在加伯店中所見之橡木者甚佳。君有力能購得之。則善矣。勃覩其嬌態。意爲之消。轉恨肆中耳目昭彰。不能肆其輕憐密愛。自謂倫敦城中得意無出彼二人右者矣。因又立偕往加伯店。海曰。得此於心已足。惜少一百磅金。不能不爲君躊躇耳。勃乘閒匿日本屏風後。俯親其頰曰。卿但購之。無慮金少。吾有一隱而未宣之事。行當語卿。蓋余於無意中得有四十紙五磅金幣。儘可供揮霍也。海曰。然則君可以買此橡木家具矣。勃笑曰。卿自欲之。何必強拉入我。實告卿。此橡木家具。吾早已購妥矣。店中執事聞言亦粲然。

此時忽一狀類官長之人。手一小包。來與店主語曰。此紙幣是付汝店中者乎。店主略視一周。應曰。然。此票爲數日前購物客所付。旋又從店中轉付入他木器行矣。此人今尙在店。君可自往質之。狀類官長之人。乃前與勃摘帽爲禮。出票相示。

勃識其人。卽警員卜勞特。卜曰。勃君有事奉瀆。此票號數自一九〇七五三至一九〇七九二。為來文街隅屋中死者之物。經凶手刼去者。次日卽於此處覓得。卜曰。君誤矣。僕於是日確曾付去五磅鈔票四十紙。但此票入僕手。乃前一夜事。安得為凶手之贓物哉。普乃指票之反面曰。此非君之親筆簽字耶。勃大呼曰。天平。天平。縱辨無益矣。

十二

海梯立勃之旁。花顏轉為慘白。顧對偵探。猶有驕容。店主人曰。倘此票來歷不明。僕當卜。卜曰。自商店方面言之。殊不相干。特事出偶然耳。至勃先生。僕尙擬奉屈作一密談。能見允否。勃念此款來歷正大光明。况未購木器之前。置囊中從未他往。何有於隱匿。遂坦然諾之。相將入附近一茶室。一几蕭然。坐無旁客。勃曰。今請重述一徧。何如。未知僕究犯何罪。卜曰。此時尙無所謂犯罪。先是雷文街之空屋。

中有人被殺。從各方面情形推測。知其關於盜案。嗣經警廳查出死者身畔。有信一封。果有銀幣若干紙一併寄上之語。并聲明號數係一九〇七五三至一九〇七九三。今者銀幣具在。但請先生一檢號數。勃受而檢之。果吻合無毫髮異。事誠有出於意計之外者。更何言耶。海梯時亦在旁傾聽。卒然起曰。今請設一問難。死者身畔。雖有信函。顧君何以知此函之確為死者手筆。而非他人致死者耶。卜聞此語。仰視其面。大異之曰。女士誠靈心妙舌。雖然。僕亦有說。死者曾留寓一婦人家。一二日。此婦人素不能書。乃倩死者為之作瑣細書札。僕已覓得其一通。確與身畔之書。若合符契。故筆迹問題。已更不容置喙。僕所欲知者。此款何以入勃君之手耳。勃呼曰。並未入僕之手。此中必有誤會。卜抵几而言曰。每票之反面。皆有君之親筆署名。尚以為有誤耶。死者信既無誤。銀行又斷無發同號鈔票之理。勃竟不能置答。卜促之曰。君盍亦以所遇詳述於余。勃曰。日前余以十金購一畫。當

隅屋殺人之前夕。卽有客自稱荷蘭人名克羅林者來訪。云此畫是彼家物。欲以重價贖回。遂以四百磅易之而去。此卽紙幣所由來也。卜曰。然則此款必於此後從君手以入死者之手。勃曰。此事不殊夢囈。僕自此荷蘭人去後。以迄在加伯店中。成此交易。此款從未去身。死者又安所得之哉。卜曰。君殆知此人之住址。勃傲然聳其肩曰。萍水相逢。安暇問住址。但聞其言欲赴盎凡爾耳。卜亦蹙然曰。縱令君為行劫之犯。然君與隅屋與被殺之人。並無何等關係。恐與事之真相。尙瞠乎其遠。勃聞此語。不能復忍。遂毅然曰。君不能證僕與隅屋有關係。僕反能之。實告君。事出之前一二小時。僕尙親身在隅屋中也。海梯聞言。駭極而叫。面白如紙。亟以纖手握勃自振。雖偵探亦皇然為之不寧。止之曰。先生可無再多言矣。勃曰。從容。僕知君意。君抑知光明磊落如僕者。斷不作妄語乎。當余是夜由外歸家。卽有一摩托車。賈函請余出診。卜曰。噫。此函可得見乎。曰。已碎之作蝴蝶飛矣。御者適

為一啞人。徑驅余至隅屋。余雖覺其異。猶謂舊主已歸。未遑過慮。余所診之人。卽後來之被殺者。病情為中酒及鴉片毒夾雜所致。雖險症。竟賴藥石之靈。得保無虞。有西班牙婦人授余以醫金三磅。而事遂畢矣。卜似不以勃言為然。強問曰。君曾與此婦人交談否。曰。余不能西語。而彼又不能英語。故未也。凡余所述。皆可質之鬼神而無忤。此外若尙有可言者。卜不俟其言畢。遽向海梯磬折欲行。曰。此事殊不佳。鄙意宜延一幹練之辯護士。

十三

海梯環勃之臂。依依若小鳥投人。彼固信勃之潔白無他。然世事波譎雲詭。萬變不窮。又安能動以常情推測。顧此女秉性堅剛。不易撓屈。仍強笑謂勃曰。我知君之知友。稔君情性。斷無疑及君者。然而人言亦可畏也。警署中人。知辦尋常竊盜案而已。此事恐須煩吾叔。渠能以小說家之思想。施之事實。吾輩何不卽往叩之。

魯是時幸在家未出。撰一短篇小說。甫脫稿。頭腦頗倦。顧聆二人語。仍傾耳忘疲。海梯曰。吾二人念叔必能援手。特來求教。魯曰。誠然。全世界中能為子援手者。恐亦舍老夫莫屬。子姑勿言。余且以余所知相質。此數日內。余偵得凶手所失之票。草蛇灰線。實與戈登有關。而戈登又恰為是夜親見死者之最後一人。至於戈登何以能得此票。子初未與吾道及也。而吾已知其詳。是夜即為隅屋殺人之夜。子必先曾購一貴重玩器。或磁器。或雕刻。則不得知。而要以畫為尤近。勃驚呼曰。異哉。彼時君豈曾目擊其事耶。魯不顧。更續言曰。殺人之前數小時。君獨坐書室中。有客來訪。告君以畫之歷史。謂為祖先手澤。以貧故流落人寰。今其家已富裕。故仍冀珠還劍合。勃曰。誠然。誠然。敢問君何以知之如此之熟。魯乃力吸其紙煙。以表示其愉快。又曰。此畫適在一店肆窗間。其人云偶忘攜幣。因馳歸取之。比其返。則畫已為君捷足所得。其人願以二百金相易。君受其鈔票。即以置之內衣袋中。

勃曰。余今日豈在夢中耶。卽令君親與其事。恐述之尙不能如此詳盡。魯愈作驕態曰。此劇之第一幕也。當君返舍時。忽一汽車馳來。君但以為偶然事耳。殊不知此車已候君良久。君豈不心中自忖。尙謂此一良機。可贏得倫敦國手之大名耶。曰。然。當時實設想如此。魯曰。君可謂愚矣。墮人奸計而不自覺。此猶題外之贅言也。余尙知此車為黯然而無光之黑色。勃又然之。魯又曰。此車不過出現一次耳。以後必尙層出不窮。時君欲與御者有言。繼知其啞。遂徑赴隅屋。一西班牙婦人出而迎君。此婦頭戴巾帕。是以君不能細辨其貌。吾知君卽再遇此人。亦無辨別之能力。此亦無可奈何矣。君旣診知病人之兼中酒毒與藥毒。遂以藥飲之。使生。且扶之周行室中者數四。君臨去。尙與西班牙婦人作手勢。告以明日復來。渠初無言。而故使君見杜佛輪船局之脚夫。往來蹀躞。令君悟其嚴裝待發。不能復留。勃君。余之所見。豈不然耶。更有一語。此屋中之燈火。滅而復然者幾次。憶及之否。勃

聽至此。目眙口哆。久之不能作聲。

十四

隅屋中暗殺案。雖經多日。而社會評論之熱潮。仍不少減。至是乃並捲入勃露斯醫生之名。勃親告偵探以夜往隅屋之事。又票之背面。盡有其手書姓名。有一於此。已足服刑。願逍遙法外。迄未就逮。或者魯倫斯暗中斡旋之力。未可知也。勃非特絕無遁逃之意。且準備警署之見詢。海梯亦願苟有利於所天。卽悉舉所知以對。一日海私語勃曰。余意彼等終不能確指此票為死者所有。此人雖遺有一函。然而安見函中所言。竟與事實絲豪無忤耶。勃曰。未必然。卿亦知彼等於國信銀行亦覓有鐵證耶。銀行人堅謂兌款人確係死者鈔票號目之後一半。自一九〇七五三至一九〇七九二。亦確係余以之付加伯木器店之數。事至此尙有何說。海梯惟有喟然而已。

勃遂於某日應召赴法庭就審。海梯亦往焉。是日旁聽極多。首引死者之寓主婦。證明死者之筆迹。次卽偵探卜勞特。述失票之事由。勃之熟識本無多。經卜滔滔不絕之辯證。萬目交集。遂咸有欲得而甘心之意。嗟夫。雖老奸巨猾罪深惡極之人。際此不能不垂頭喪氣。况玉潔無瑕平蒙羞垢者哉。勃始則鬱然作怒容。繼知無望。又蕭然自失。海梯耳語之曰。勇氣何在。毋自餒。會當有日。水落石出也。勃切齒而微頷之。然偵探之鋒銚流露。語語皆相逼而來。仍不啻親聞判決死刑之命令也。是時滿室之人千百計。信勃之無罪者。恐不足五六。俄而卜言已畢。勃繼之而上。面容灰白。兩頰各有紅暈一枚。鮮明如火。幸語聲尙能自若。不似罪人之矜張。問官語之曰。君若從鄙言。則宜覓一辯護士。代為辯護。勃笑而不應。勃設誓時。人叢中忽撮唇作異響。誓畢則頓寂然。咸傾耳而聽。言畢。問官默然。獨一陪審官。致疑於西班牙婦人及摩托車一節。發問曰。君之離此婦而去也。誰實見之。而能

證之耶。言時自聳其肩。忽一清厲之音應之。高出屋瓦。一坐盡驚。此聲出自何人。出自海梯也。海梯之發言。出於神靈之默使。初不自知。登時即有人授以書一帙。令之發誓。誓畢言曰。余居在隅屋之比隣。事出之夜。余適睡不成眠。時約四點以後。陪審官止之曰。汝何以知其時不爽耶。曰。余返臥室時。適聞鐘報五響故也。余似聞隅屋中有人出入。伸首窗外。果見一黑色汽車。一美婦人戴黑色首帕者。從中出上車。車之黑幕。若有數處為所牽動者。車行時絕無聲息。余之所知。盡於此矣。陪審官曰。女士即勃醫生之友乎。海梯實不止此。願報於啓齒而罷。官又問曰。是時醫生在此屋乎。勃曰。萬無此事。余四點三刻尚在家。僕役二人可為證也。問畢。堂下紛紜之聲雷動。又一報館訪事人起而言曰。余於此事。略有可為助者。余是夜四點鐘前。尚在館中。比行到加雷特街時。即通雷文街之道。恰聞格雷哥利市樓之鐘聲五響。一摩托車掠余身而過。疾如飛隼。車似為物所蒙。作黑色。

車過時黑簾微動。尙及見其燦爛作光之銅柱也。後此以事不關己。亦遂忘懷矣。偵探聆言。卽探囊中日記簿振筆錄之。

十五

審畢。觀者遂潮湧而出。此案既經兩人證明。勃離隅屋之後。尙有一婦人留而未去。則偵探所持之證據。效力尙有未足。於是宣告延限一月。訂期重審。並暫許勃以行動自由。勃雖得免於縲紲。然一出法庭以外。卽不堪路人之揶揄。忽門側來一雙馬之車。御者超乘。下而啓門。拉拉治夫人端然中坐。迎勃及海梯而笑曰。君可謂无妄之災。余滿擬來庭觀審。一覘案之究竟。世有昏瞶糊塗之間官如此者乎。勃曰。此非其罪也。卽吾易地而居。亦唯有信彼而不信此耳。夫人遂邀勃同往。林登街茗敘。夫人温婉明麗之容。佐以生花妙舌。足以深深打入勃之心坎。易陰慘為陽舒。比其茗畢歸家。則已春氣盎然。非復若就審時惘惘然如喪家之狗矣。

勃抵家。卽覺淡巴菝味刺鼻。則魯倫斯已踞爐邊。手地球報一紙以待。見勃卽曰。今日之審判。又可添新聞中資料矣。勃曰。余在庭時。並未見君何也。魯曰。拉夫人之來也。余實導之。此數日前之地球報。此中一廣告。良可異也。勃依言注視。果有一行題曰。舞人。

一舞人臥於隅屋第二層樓之寢室中。十日夜十時——工白。

勃驚呼曰。隅屋乎。君能料得此告白之用意耶。魯流目盼之曰。余雖料得之。姑不以告。今夜余擬冒險一次。君能從余後否。勃曰。此事正中下懷。敢不如命。魯曰。余擬往隅屋探訪一周。約費時一二點鐘。唯事之成否。不敢知耳。余等運佳者。卽以今夜盡發。此中之覆亦在意中。余頃以此報示卜勞特。卜謂宜將此屋嚴加守衛。此適成其為警察之意見而已。余向之索得隅屋後門之鑰。請以今夜十時嚴裝同往。

是夜二人如約向隅屋而進。屋中簾幕沈沈。一無所見。又不敢然燈。只能暗中摸索。魯令勃坐堂中靜候。久之聞子夜鐘聲。市中行人漸漸稀少。惟一二夜巡警察。築築然傍門而過。勃念天寒夜靜。而枯坐以待不可知之事。愚莫甚焉。幾欲半途而廢。忽聞一足聲。及門而止。聲甚嚴重。若停而四顧有所待者。俄又有投鎖入門聲。則外間清氣馳突而入。呼吸為之一蘇。其人登堂入室矣。魯倫斯出不意躍出持之。其人且詈且鬪。魯呼勃速然煤氣燈。勃摸索良久。始得燈頭。燈光驟然。久處暗中者。見之反晶瑩眩目。其人碩大無朋。鬚髯如戟。怒目相視。魯曰。汝何名。曰。余名乎。余名。加雷特。查爾。登屋主人也。汝輩皆何人。且何為乎。余殊不解。魯聞言趨起而前。自陳並無惡意。且曰。僕此來將欲有所探訪。其人聽之。不耐曰。君言益令人不解。魯曰。近日此宅中不出有暗殺案乎。其人曰。暗殺案乎。又出暗殺案乎。然則願聞其詳。余甫自巴黎抵此。請滅去燈火。同赴餐室一談。余良

不欲與警察絮聒也。抑余約略憶君為小說家魯倫斯。是耶非耶。魯大笑曰。然則君可不疑余等為凶徒矣。抑君知致君來此者誰之力乎。地球報中之廣告。僕所杜撰也。君遠在異邦。無惑乎君之不知近事。此事於君有關。故不辭唐突。以誘君來。於是備述此殺人案情節。首尾無遺。查爾登聆之。惟謹。既畢。乃歎曰。然則此宅為凶宅矣。吾父以發狂自殺。吾妻繼之。吾妻之死。實為一凶人所誘。吾至今隱痛未忘。言次不勝其慘。幾忘他人之在坐。魯則故作欬嗽以警之。頃之。查突然而問曰。魯君。尙憶余妻之事乎。君卽不憶。余亦擬演而述之。魯君聰明人也。作醫生者。亦例必謹言。方余妻之死也。論者皆疑余實毒之。余亦不自辨。雖斷頭機加余頸。亦不顧也。魯君亦知其故。安在。魯曰。無他。君伉儷情深。不忍於出此故也。查曰。敏哉。君知我心矣。余妻疑余之愛情。移於其女友。遂憤而自戕。此女友者。容華冠絕一時。實余生平所僅見。初不意其罪深惡極也。其人為嗜博亡賴之徒。窮極無聊。

則竊余妻之首飾以償博債。幸而竊得。未及出門。遽遭覺察。遂投諸後院井中。冀以滅口。而覺察之者。余妻也。時余方外出旅行。余妻遂警之以一俟余歸。必以此事相告。孰知此萬惡之婦人。從此遂萌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毒念。渠僞作余致彼之手書。書中具述余之情款。並約彼借遁。命意遣詞。備極冶蕩。故使余妻見之。魯君試思婦人親見所天之愛情。別有所屬。尙何生趣之可言。余妻遂不俟余歸。而飲藥自盡矣。查言及此。自拭其額前之汗。續曰。比余之返。猶及見余妻之尸。僞函依然在握。此婦亦恰於是時奔至。欲匿去此函。猶幸此一念之疎。得令余窺破真相。此余所以寧蒙殺婦之冤以死。終不欲余妻有自殺之惡名。（西俗以自殺為重大的犯罪之行為。與華人心理甚不同也。）勃無言已久。茲亦發問曰。僕於君之理由。不甚了解。魯曰。此則余能解之。但當時何以竟令此婦人漏網。乃所不解耳。查獐笑。徐曰。余之來。卽為此也。當時僞函。今尙在保險箱中。君但與余親

筆筆迹一較。當亦驚服此人之本領也。言竟。遂從壁中啓一鐵箱。出函兩件。授魯。且曰。此為偽函。此為真迹。君亦曾見描摹他人書札如此神似者乎。卽余亦尙有時。在夢寐也。魯受而細審之。且嗅之。以鼻。忽全身筋骨大戰。曰。余又有所獲矣。查君能以之假僕一晝夜。則必有以報。查漫應之。

十六

林登街第一號之屋。地上鋪紅氍毹。與九華之燈相激射。裙屣翩跹。跋來報往。花香人豔。月盡珠來。真人間福地也。其中客室之一隅。設長几一事。環而坐者。皆注目凝神。若飢鷹之待食。一禿髯翁。黑髯而鈎鼻者。司會計之職。則銀行家伊薩克。伊西多爾也。其人精於鑒別鈔幣。雖賭博無異於在銀行。室中一無侍役。凡所需之物。皆備於一几。聽客自起索之。現金也。銀幣也。委積於案上者。不啻千百數。一浮蕩少年。鄰一妙齡女子而坐。擲金尤若泥沙。絕無顧惜意。使此女之夫。親見其

妻交友如此。吾不知作何感想。又一美國富翁女。嫁為侯爵夫人者。亦如之。拉拉治夫人亦雜其中。銀幣兩紙。欲下而出。以微喟。蓋此紙為夫人最後之所有矣。乃詢其友伴曰。朗密爾夫人。假我五百磅何如。朗密爾夫人以鼻音答之曰。我無半文可以假夫人者。我已負八千磅。一俟雙蚨飛來。我亦不復為此生涯矣。使朗密爾知此事。彼甚且殺我也。夫人雙頰頓生紅暈。乃遍詢坐上客曰。誰肯惠假余金者。夫人負債多。聲名已漸騰播。即今晨尚在公園為人所窘。誰復推心置腹。以熱忱相待哉。夫人見無應者。又顛聲曰。竟無一人相救耶。銀行家伊西多爾乃出而自承。願以五十金相假。願五十金殊不抵孤注一擲。二分鐘後。又無餘矣。夫人本可下逐客令以解此目前之圍。然目擊他人之豪賭。終不能無見獵心喜。使再得一二百金者。即亦不難轉敗為勝。於是暗籌一策。逕啓戶而出。適魯倫斯亦以是時舉步欲入。夫人曰。君素不博者。何所事而來此耶。曰。賭場中大可覘人類之心。

理。俾余一坐吸煙。且研究余之心理學。何妨耶。夫人乃登樓入寢室。檢幣一束。此幣本夫人平日所儲。以備燃眉之急者。今不得而取用之矣。時賭室中一少年笑曰。吾輩之女主人。殆往劫銀行乎。朗密爾夫人亦笑曰。恐渠方囊虛把釵釧耳。伊西多爾君。何不貸以巨款而質其鑽石冠耶。伊未及答。夫人已入。夫人神彩頓有不同。眼波尤上下飛動。坐中惟魯倫斯暗覺之。夫人手銀行紙幣一握。呼曰。有現金者。請以四百金磅來易。余終不信好運之神。竟與余絕交也。於是重整旗鼓。又一小時。壁鐘報亥正。辭而去者五中已去其二。凡委積於拉夫人前者。皆現金。而朗夫人前者。皆紙幣。司會計之伊西多爾。額間汗出如瀋。狀至不寧。乃以其所餘盡作一孤注。呼曰。余金盡矣。戈登。為余取白蘭地蘇打水。朗密爾夫人能代余暫居此職乎。夫人搖首拒之。且曰。余博此多金。尚嫌攜挈不便。伊曰。明晨余正需用大宗紙幣。卽以支票相易何如。言次自囊底出支票簿。援筆一揮而就。伊為錢業

中人得紙幣則必逐一辨其良否。才閱及三數張。忽疑雲現於其面。朗夫人訝曰。豈幣有偽耶。曰非也。此幣中之號目。觸余腦筋耳。憶何處一命案牽涉此幣。噫。得之矣。拉夫人曰。何處命案耶。曰隅屋也。此幣四十紙。其號目自一九〇七九三。至一九〇八三二。恰為彼處死者所有。二百金之後一半。今也。座中諸客。誰為此幣之主人。僕不可不一詢。言次。色莊。衆皆愕然。不敢置答。

十七

伊西多爾雖富豪。顧獨嗜出奇制勝之術。魯倫斯嘗謂其人不作資本家。卽必為小說家是也。次晨伊方就餐。魯卽來訪。二人雖執業不同。情性頗莫逆。伊不待其發言。卽曰。宵來事誠可異。君之來恐卽為此矣。魯曰。實獲我心。君當知余素注意於隅屋一案。近日探蹟索隱。尤較他人為深入。君亦能憶及此票。究為誰物耶。伊謝不能。曰。君何以教我。曰。余知之。第暫時不欲相告。緣余尙無證實之能。質言之。

卽少一法律上之證據耳。盡以此票畀余一觀。伊乃從保險箱中檢一大束。授魯。魯曰。但取一枚。已足供余試驗。若能任余攜去。則善矣。此紙有黃色潰痕一縷。易於辨認也。抑君昨夜受之不辭者。其故可得聞耶。曰。此幣已三易主人。確非贗鼎。何為而不受。君之頭腦。恐亦過於聰明耳。魯一笑而去。

魯去後。首赴蓮花會。午餐餐畢。又驅車往林登街拉夫人宅。夫人是時適在家。欣然款客。客室中門窗洞達。望見亭園景物。愴然意遠。夫人縱體安樂椅中。指紙煙匣授魯。且曰。余已飭當關不報客。欲稍事休息。以補夜來徵逐之倦耳。君若嫌瑪妹之擾清談。可令君之姪女攜之暫出也。時瑪妹與海梯共戲園中。笑呼歡甚。魯亟止之曰。小兒與狗。皆最投余好者。余尤羨夫人之有名園。鳥語花香。大足怡神。蕩魄抑僕。嘗聞有一種花香。聞之使人棖觸舊夢者。夫人知此為何等花耶。夫人聞語。忽面生白色。俄頃轉作紅霞。漫應之曰。君偶嗜一種花。同時復遇他事。遂夾

雜映君腦底。致有此感想耳。魯沈思頃之曰。余確有此經驗。卽如余嘗嗜晚香玉而一魯詞未畢。忽夫人頭上一釵珥之屬墮地。夫人驚極而呼。魯叩其故。夫人曰。無他。余偶誤將紙煙之末銜入口中。致灼余唇耳。敢問何謂晚香玉。魯略舉所知以對。顧私以夫人園中花事繁富。獨並晚香玉之名而不識為疑。夫人曰。兒輩善擾人。令我頭涔涔痛。

魯亦藉此步至園中。瑪妹見魯來。迎而泥之。講一故事。魯曰。善。昔有一惡婦人。藏一無價之寶。此寶鎖一匱中。匱之表繪花草。精秀絕倫。瑪妹擊節歡呼曰。吾母不亦有如此之小箱。陳於客室中者乎。魯故莊其容。而眉語海梯曰。誠然。此箱之鑰。有如吾手中之鑰。吾將以此鑰授海梯。俾海梯俟婦人之出。竊得箱中所貯之小杯。則我等得其祕笈。彼不得獨擅神奇矣。海梯驟然曰。卽今便可竊也。瑪妹復鼓掌大笑。魯卽隱於是時。以鑰授海。魯之故事。尙未及演完。拉夫人又姍姍其來矣。

笑謂魯曰。君勿縱此兒過甚。海梯其攜之出。魯曰。吾欲卽於此處坐而飲茶。願姪為攜杯盞至此。海唯唯。無何茶至。魯窺見海之瓠犀微露。知大功已成。因匆匆小坐。卽辭去。去時海送之至門。互以點額達意。魯曰。汝誠敏慧可人。此物已得之耶。曰。然。一極小之玻璃瓶耳。言次。自囊中出之。瓶中貯琥珀色之液體少許。海欲開瓶。魯急止之曰。此瓶萬勿輕動。藏之愈遠愈佳。此中危險無量。汝手近此瓶時。非以消毒藥痛滌之。不可更近他人。海謹諾之。而疑終不能釋。曰。叔何處得其鑰耶。曰。余先假而觀之。因仿製一贗鼎耳。余之竊此瓶。不過為證實余之理想。仍當返璧也。余欲汝於餐後到余寓一行。便與戈登有所計議。海如命。遂闔門而返。此事愈演愈奇。至此乃全非意念所及。而海梯反若顯大光明存大希望者。蓋彼深知其叔之必有成耳。

十六

戈登勃露斯自就訊後。聲名為之一落千丈。知其底蘊者。雖曲為之原。而萍水之交。則無不指摘而唾罵之。不遺餘力。向之延勃視疾者。皆峻詞卻其再往。勃雖茹此無形之苦痛。初不為之氣餒。是日海來其叔書室中。兩頰生春。秋波明媚。勃一見情不自勝。抱而吻之不已。海慰之曰。郎君少耐。水清石出之期。會當不遠也。勃強笑曰。卿能如是。吾復何憂。卿之叔父。當能為我解此疑問。第我之所深信不疑者。卿之主婦拉夫人。決於此事無涉。魯恰亦施施然從外來。力吸其紙煙。面有堅決之色。語兩人曰。吾欲將所新發明者。與賢伉儷一談。君已知隅屋中之死者。曾於國信銀行兌去銀幣四百磅。其中一半。則入君囊中。而其他一半。獨無人留意。勃君亦覺其可異否耶。今者此幣已入吾手。勃至此始轉平淡為驚奇。曰。君何自得之。豈卜勞特。卜勞特乎。此人恐於此等頭緒紛繁之奇案。未能騁其手段。質言之。余實於今晨在伊西多爾室中取得此幣。而伊西多爾又於某顯者家

夜間豪賭。輾轉得之。勃君試測此顯者家為誰某。勃左右搖其首。謝不能。魯曰。緩哉君也。猶不悟耶。但思與此案最有關係者是矣。實告君。乃林登街第一號之客室也。曰。確乎。曰。確。余目見而耳聞之。伊西多爾富於記憶力。一見即審其為案中物所恨者。當時人多手雜。不能明指誰實出此幣耳。然余必有以證明之。且敵人後此當更出何計。余亦已有成算在胸。自此案之開幕。以迄今。茲悉與余小說中所布情節。豪髮無爽。余不嘗預言西班牙婦人及屋中燈火滅而復然之事耶。余是以知其繼自今亦必不越余意料之外也。海梯曰。雖然。叔之小說。不未嘗以之示人者乎。曰。汝言適居其反。余稿皮書案中。不經目者久矣。余知雖視之亦無益也。勃曰。何謂也。曰。稿已無存故也。海梯。汝以此鑰開書案右側之屜。而視其作何狀。海梯如言復命曰。屜中空無長物。魯叫絕曰。何如。果被竊矣。此中所藏於汝大有價值。彼竊書者。即此案之主要人物也。換言之。彼等未來之計畫。乃皆在吾掌

握中耳。

十九

林登街宅中一私室。玫瑰色之綃簾垂垂四幕。寂歷無聲。可龍水之濃香。流蕩空中。中人欲醉。則拉拉治夫人臥病矣。夫人所患為神經衰弱。聞人聲輒驚懼不寧。蓋其心境無往而不逢阻抑。以至於此。方扼腕歎問。侍者入報勃醫生到。勃之狀至溫厚而安詳。問病情殷殷不置。以冷手按灼熱之脈息。謂夫人積勞已甚。宜遷居寂靜清夷之所。吸新鮮空氣。否則玉體恐不能勝。夫人觸勃冷手。為之體噤。曰。遷居乎。余事未畢。焉能遽去。戈登。戈登。惜耶不能化為明鏡。直照余心。言次不勝嗚咽。勃欲有以慰之。乃微握其纖手。夫人曰。耶母近我。近我。使我欲狂。耶亦知余之相愛。雖天荒地老。此情終不易乎。余富且貴。耶稔知之。在余左右者。亦莫不繩余美。得為耶妻。耶可無恨。戈登。抑知君之名譽。已掃地無餘。若。勃不待其詞。

畢。掣身而退。夫人乃不得不中止。勃曰。夫人寬懷自慰。毋作此等狂易語。此等語豈堪令余之未婚妻得聞耶。夫人之目光大變。酥胸翕息不停。若噩夢初醒者曰。自慰耶。余安能自慰耶。請君速去。速去為我和藥來飲我。我欲獨居片刻也。勃乃輕啟寢門。移步而出。夫人臥榻上。不言不動者頃之。乃忽然起立。往來室中。足不停趾。狂蕩若烈風之振林木。夫人已自洩其含苞未放之春心。不幸遇此鐵石心腸。反遭其輕薄。能不且恨且羞且怒。亦既無可奈何。乃喃喃獨語曰。余自恃排山倒海之魔力。而竟見屈於若人。實逼處此。則余惟有一策矣。策既定。於是整衣下樓。玉容慘淡。若梨花之受春雨。顧一至樓下。則淺笑輕顰。別具一種面目。海梯見之。訝其病愈之速。夫人曰。頭痛幸已得免。我還為我矣。當偕汝餐畢去聽梅爾伯之清歌也。

夫人履綦所至。豪商貴客。無不倒屣爭迎。其在包廂中也。望見夫人之顏色者。皆

趨來慰問。戶限幾為之穿。夫人明眸善睐。雖髻間之鑽石。遇之猶失其光彩。俄而梅爾伯出場。四座頓寂。惟聞高歌一縷。裊裊出雲。餘音繞梁。徘徊不絕。歌罷。擊掌者。揚巾者。紛紛並起。夫人亦一往情深。喟然而起曰。異哉人也。而有此聲。一語未竟。忽一人悄然入。其人膚髮皆黑。頗類印度種。衣裳秀潔。貌亦恭遜。曰。夫人。僕甫自巴黎來。欲請問白一密事。夫人稱其人為路易。曰。吾當偕汝至休息室一談。海梯為我守此座也。於是二人相將入外。曰。速言速言。豈事已敗乎。其人曰。豈直事敗。吾以為大禍將至耳。

二十

夫人不覺失色。然強自鎮攝。頃之乃復舊觀矣。檢一密坐。促其人速言。其人曰。僕亦無多言。夫人不嘗貸巴黎某公司金近十萬磅乎。某公司自號為金融經理人。實則倍稱取息。無往而不施其很辣之手段。梅特蘭者。其人無可比類。或夫人頭

上之鑽石。可以髣髴其萬一耳。彼已覓得夫人矣。曰。覓得余乎。昨日尙得渠函。函中允余將聖薩爾維特之產業作抵。加貸巨款若干。余在聖薩爾維特。置有地產。以此為借款之抵押。亦已非一次。其人曰。僕固知之前後計不下百萬金。梅特蘭初本無異言。直至昨日。始窺破夫人之隱。夫人知里昂之拉非爾耶。曰。知之。何待言。余亦曾以聖薩爾維特之產向彼貸款約十萬金也。巴爾曼路易漫應曰。然此事本亦余所經手。拉非爾聞夫人礦產之歷史。及夫人所以得之之術而羨之。渠不嘗貸夫人金而重取其息乎。旣而渠投機不利。需款甚急。乃赴巴黎。求貸於梅特蘭。夫人聞言。以扇痛擊其手曰。汝無再言。我已知之。拉非爾又以聖薩爾維特之地產轉質於梅。而事遂敗。非耶。路易曰。得之矣。然而猶未盡也。梅一見。已悟事之底蘊。特不動聲色。但以囊中羞澀。婉言謝絕之。彼明晨卽來倫敦。此皆其素所親任之書記為余言之。為之奈何。夫人歎曰。使我境遇稍佳者。不難說梅使之按

兵不動。渠為一己貲財計。必不肯遽與余決裂也。巴爾曼曰。夫人真奇女子。端坐而明見萬里之外。但鄙意得金亦不難。在夫人反掌間耳。曰。何謂也。曰。在長繩之底。夫人曰。噫。君不言。余幾忘之事。變紛乘。令人心神瞶亂。並此眼前物而不憶及。事當在何時。曰。莫如今夜。曰。今夜耶。恐時已不及。若今夜行事。則此事即當預備。余離坐已久。恐人注目。恨天不與吾以分身術也。巴又漫應曰。此亦不難。余等有倫敦城中速率最高之汽車。足以使夫人來去自如。無異有分身術。請即著此外衣同往。此外衣雖非夫人物。固無妨也。余必使夫人一點鐘以前返。此彼時戲當仍未散。於是兩人更無他言。潛步下樓。登車而去。是時戲園中觀客。皆見拉夫人。包廂中闕其無人。惟一儉妝淡服之女郎。代據其位。女郎亦凝神臺上。初不覺萬目之交窺。且亦忘夫人之不在。比第三齣之終。拉夫人則已偕其友返坐矣。氣度從容。行所無事。一無矯飾不安之態。巴爾曼附耳曰。何如。不爽分秒也。時鼓掌聲

已漸歇。海梯覺其人立已之後。乃起而讓之。夫人謂室中空氣太濁。屬海為之啓門。海如言外矚。忽一小童。手電報。視封面之姓名。且視包廂之號目。曰：第一層樓包廂A字第十一號。魯倫斯女士。卽此是耶。海曰：我之電耶。怪事怪事。卽就門外。啟函。讀其文如下。

今夜夜半以前。切弗令居停外出。無論如何。須過十二點後。

二十一

海梯讀此首尾不具之電文。疑且懼。豈有人與之為戲謔耶。不然。則必戈登有所密謀。而以己為奇兵。揆情度理。自以後者為是。是當如電文之計而行。且可以瑪妹之不安藉口。為詞亦良得。縱曰有誤。不過將來卑詞厚禮以請罪而已。雖然是計若行。為禍為福。為成為敗。仍在不可知之數也。一事足為海梯稱幸者。此電之來。恰未為拉夫人所見。海閱畢。卽裂而藏之坐席之下。頃之劇亦告終。短小便捷。

之巴爾曼。送兩人上馬車。卽然一紙煙。緩步而去。觀其雍容之態。直令人疑為華族貴人。海梯既抵家。卽奔赴瑪妹寢所。瑪妹神魂頗現擾亂狀。奶娘告海曰。頃勃醫生來此。與密斯適相左。渠言瑪妹不可令獨居。屬以此語語爵夫人。海梯念此。又得一助。可絆夫人令弗他往。

海與夫人在餐室夜餐。夫人談鋒甚厲。而時時注目壁間鐘。若有所待者。壁間鐘不及子正一刻。夫人卒然曰。我將夜出訪友。海曰。願夫人以瑪妹爲先。海言時強抑其聲使平靜。而芳心則上下搏擊如狂。又曰。瑪妹今夜殊不佳。勃醫生頃來。云不宜任其獨處。然則爲母者豈不——夫人淺笑曰。善。我當往視。願我亦去不久也。卽有危險——海曰。瑪妹之病狀。有甚於夫人心目所存者。夫人玉體素強。遂一不以他人爲意。若瑪妹爲余所出。則余爲之憂心如焚矣。夫人笑且目視鐘如前。曰。然則余等俱去。余固知余非慈母也。

瑪妹病狀頗不輕。手壯熱如火。夢中譫語不絕。夫人見之。僅俯其身而作一無情之親額。匆匆遂去。海梯尾之。顫聲曰。余欲有所陳白於夫人之前。時梳妝室之鐘去十二時止十分。海知成功已在日暮。意陡增壯。夫人曰。汝殆魂不守舍耶。速去無多談。海曰。醫生再三言病兒不宜獨處。余雖在側。而責任有非一人所能擔負者。願夫人毋去。有余在。余決不使夫人得行。此時海直可謂與鐘爭存亡之命。夫人聞語大怒。厲色而前。叱曰。速退。非瑪妹之戀汝者。吾必斥汝去矣。海亦更不退縮。毅然曰。余亦不去。夫人亦不得行。夫人至此乃轉盛怒為驚訝。復視鐘則距十二時止四分。曰。汝今夜得神經病耶。速去就寢室。汝須知余之性暴。苟逆余太甚者。則一海曰。余知夫人不當去耳。夫人非以強力迫我。我終不屈。夫人默念。海梯今夜胡故意阻余赴約。豈亦協以謀我耶。於是愈怒不可遏。以臂挾海趨室門。海袖為之裂。夫人則拔關竟去。海力盡神疲。奄然偃臥。恰聞梯畔鐘聲鏗然十二響。

知凱旋已奏。無可虞矣。為之大快。遙聞投鑰聲。揭簾聲。下樓步履聲。夫人已至客室中。亟啟窗外望。躊躇有頃。翩然一躍而下。如脫兔之沒林中。不見蹤影。

二十三

是夜也。格雷特查爾登亦應魯倫斯之電召。來其書室。逾十二時。魯尙未至。查倦極欲行。而魯翩然入。魯喘息未蘇。授查以紙煙。促之坐。曰。余今夜大忙。實不能早到。余之強留君於此。君得不介意否。查曰。余視倫敦至陰沈無生趣。魯曰。余固知之。然君豈不欲為賢妻一雪井底冤耶。曰。何為其不然也。苟得當焉。雖竭余家所不恤。曰。此正余之所以留君於倫敦。且不令他人知君行迹之意也。余敢預言。此事之祕密。盡在余掌握中。且暮間必有以報君付托之雅。今夜與君以一小時之光陰。消耗於隅屋中。何如。查曰。君謂余兩人同往耶。今夜即往耶。魯夷然曰。但俟余口中煙盡。即行。請君備門鑰。查領之。兩人以橡皮鞋加諸履上。遂潛行向來文

街時夜靜人希。屋久空閉。從容步入。亦無見者。魯附耳曰。余等來正及時。茲事關鍵。全在所委之人。余料其人能勝任愉快。至於余等。爲力亦無幾也。查曰。將於此有所待耶。曰。然。余等當坐此過道中。令廚室門大開。望見庭院。此間兩面皆粉牆。雖然燈亦無害。查君得毋以此舉爲異耶。查默然。心房搏擊甚速。冒險心陡爲之增。而枯坐暗中。唯恨時逝之緩。魯曰。余無耐心。然有紙煙則能之。惜今不敢吸煙耳。查屏息者頃之。曰。余眼光頗銳。彼窗之外。非有人影瞥然過乎。言次指以示魯。魯按其表機作十二響。曰。此十二時逾一刻也。殆其時矣。余等不如匍匐至窗前。尤爲見之親切。二人至窗前外望。果有二影。參差閃灼。有燈位於階石。其第一人從地下拾一物。環繞若繩。查怪問魯。魯曰。繩也。查曰。繩何爲耶。魯曰。君不悟耶。院中有井。井底有寶物藏焉。非繩無以取之耳。查乃頷之。自查妻之死。其珍寶爲惡婦人墜之井中。迄未過問。代遠年湮。知其事者。此婦與查兩人而已。查初未夢及

乃有人謀及此物也。查語魯曰：此婦人殆以此語洩於其黨耶？不然，此事何以爲人所悉？魯匿笑磔磔然。魯之眼光較查爲尤銳。渠能辨影爲一婦人，作外國裝，肩巾被其頸，以背向窗，並見其美長如雲之髮。魯曰：此戴頭帕之西班牙婦人也。此隅屋中之女鬼也。余等姑觀其作何狀。珍寶任其取去可耳。查無語，以面迫窗櫺外窺。適窗外之男子亦高舉其燈，燈光射查面，皓如霜雪。而婦人亦以是時迴面與查之目光相遇。查駭極，力握魯之腕，僅能出聲曰：此婦人乃吾亡妻之友。

二十三

拉夫人著輕鞋，曳長裾，翩然自窗躍下，以入園中。心中自語：此時若令同遊之貴婦得見者，不知定當作何狀。花叢掩徑，枝葉紛披，一玫瑰之莖著夫人裙邊，裙爲之裂。而夫人夷然若無所覺。蓋夫人從來不付裁縫帳故耳。少須已達園之彼端，有小扉作綠色，通一狹巷。此巷乃取以隔絕林登街與隅屋者。其中萬籟無聲，惟

有一黑色摩托車暨巴爾曼於暗中鵠候。巴申申詈曰。女人之不可恃。乃爾。余豈不語汝。以準十二鐘至此耶。巴此時乃無復絲豪禮讓。夫人曰。余不幸爲他事所牽絆。且數分鐘事。亦何至此。巴曰。梅特蘭必已於半小時復抵卡林車站。余於勢須往探知其住處。此理汝想能知之。夫人乃無言。以手自去其垂絲之衣緣。而緊結其外套。頭戴褐色假髮。而加以肩巾。儼然別一面目矣。以手招巴曰。來來。余已取得院門之鑰。吾料查爾登之爲人。井中珍寶。未必尙留情及之。余之所以必卜宅於林登街。此亦其一端也。吾今開門。汝則推汽車令入。車入。立闔門。門以內尤岑寂如夜臺。片響皆絕。汽車凡有兩燈。巴取其一持之。而滅其餘。院之中央。則井赫然在焉。其上半覆以石板。井牀幸未失。惜無繩。巴則自囊中出繩。繞而繫之。轆轤維謹且固。於是眼中頓有舒色。解繩下之井中。覺其到底乃止。又徐徐引之而上。巴此舉。乃以試水深淺。孰意井乃無水。夫人曰。曩余聞此井中水不過一二尺。

自余之來。此井已廢。倫敦人固不飲井水也。此誠倫來之佳運。巴曰。余當於繩端作活脫以容余足。汝則縋余而下。汝素以筋力自矜。想能勝此任。夫人報之以微笑。攘臂示之曰。汝無顧慮。若余不能。一夫人言至此。突失聲狂叫。以手自掩其口。面色之白。逾於所御之肩巾。巴叱之曰。蠢才。汝欲召警察至此耶。夫人乃指窗間以示之。此窗卽查爾登所由以外窺者。兩人眼光對值。狀至險惡。夫人自疑遇鬼。哆口曰。此明明查爾登也。汝亦見之耶。巴不能見。曰。此間安得有查爾登。汝自多疑耳。實則查已於是時隱身而退。巴又安能復見。夫人爲巴所責。膽亦旋壯。巴則以足就繩端。從容宛轉而下。了無懼色。少須復縋而上。乃暗不能言。但見兩繡匣高舉於其頭上。知所志已遂矣。夫人執燈。巴則力拔其肩。肩開而珠光寶氣。燦然如泉湧而出。呼曰。得之矣。此余生平第一快事。夫人其善藏之。余當急赴卡林車站也。二人語畢。遂去。院中乃昏黑復舊觀。

二十四

當查爾登之望見拉夫人。謂爲其亡妻之友。大忿如狂。幾欲突出。與之並命。願爲魯倫斯所遏。勸誘百端。始止而問曰。彼惡人終將伏法否。魯曰。固然。天網恢恢。無可倖免之理。余之所以阻君者。以君一不勝其忿。則吾垂成之計。隨之而敗耳。彼之罪豈徒竊井中寶物而已哉。彼方謀敗一少年夫婦。而又不足。且殺人以繼之。余方竭神盡智。以發其覆。魯爲此言。聲殊激越。不似平日之雍容。又曰。吾儕今可然一瓦斯燈。且吸煙以自娛。料彼不再來。卽來亦不能睹吾處。吾尙欲與子作長談。查從之。查深信魯算無遺策。已則如盲人。隨之前後。亦後而已。然猶姑詢之曰。今夜敵已在網羅。君猶縱之而不禽者。其故當必有在。魯曰。然。吾不預告君乎。此人一動一作。無不與余屬稿。未完之小說吻合。故吾成竹在胸。無所容其躁急。至其所以然之故。則猶在疑問中。總之必非偶然耳。查曰。但令君能知此人所

在者。一魯曰。先生。余豈獨知其人所在。且已識其人矣。當勃露斯之告余。西班牙婦人之事。余早識其爲喬裝。查曰。非喬裝也。吾亡妻之友。確係褐髮之西班牙人。魯曰。然則彼必在君家時。已戴假髮。而君不之悟。今日庭中所見之彼。豈其姓名必已屢改。而不一改無疑。其目前取用之姓名。則拉拉治子爵夫人是也。查曰。此人吾已耳其名。顧其人富也。魯曰。人亦云然。第我觀其人。乃一女冒險家也。綺年玉貌。而又謀勇兼優。縱不富有。亦無居貧之理。此間暗殺之案。渠實知之。勃露斯之因此案而犯嫌疑。渠亦知之。我亦未嘗不知之。特知之與證之爲兩事。不得不待最後一著棋耳。查曰。君豈不能以力服之。使自承耶。曰。其人豈可以力服者。鹿死不擇音。亦鋌而走險耳。設令渠知余此謀。不難請余赴宴。而毒殺余以滅口。善用兵者。謀定而後動。不觀彼今夜已入余之陷阱乎。查曰。然則君已預知其必來。此曰。疇昔之夜。余探得其囊空如洗。呼救甚殷。故料渠必來。查曰。然則君開門揖

盜豈非借寇兵而齎盜糧乎。魯匿笑。自囊底出一黃色小紙包。曰。君妻之首飾。非鑽石三串。而益以銀鑲之項圈耶。曰。何以知之。魯不語而啓紙包示之。則鑽石赫然故在。

二十五

拉夫人之潛赴園中也。海梯實隨之。海梯謂夫人已失時而出。但就電文言之。則已良可卸責。餘事非所必問。然茲事爲戈登也。戈登之生死安危。係於此舉。不容置身物外。坐久之。氣力已漸回復。心膽彌堅。遂決欲尾夫人後。夫人纔抵園中。海梯已追蹤而至。聞窗間簾幕搖蕩有聲。知必從窗出。遂亦躍下。循跡直至綠扉而止。從扉隙外窺。爲事至險。而海弗顧。則龐然一黑摩托車橫焉。車燈光力雖強。幸在海之前。不及扉之後。故無虞見覺。又見夫人自裂其衣緣。俄頃間已非復廬山眞面。噫。此車則疇昔所見從隅屋中出之車。此人則戈登所稱西班牙美髮之婦。

也。海梯出不意狂驚呼聲幾欲奪口而出。屬有天幸。恰到唇邊而止。同時隅屋之院門亦已隨兩人而闔。海梯雖自頂至踵戰栗不能支。而終不欲棄垂成之功。仍屏息以待。遙聞夫人驚呼聲。繼之以嚶嚶私語。如此者久之。海梯知夫人歸時。必仍從綠扉入。急引身匿路隅。有頃。夫人果返。行步昂藏。眼光尤露得意態。知所志遂矣。

海梯欲歸寢室。又防爲人見。乃立梯畔。傾耳而聽。室中僕役盡已酣眠。殘燈一二。猶搖搖未息。而數分鐘後。拉夫人從寢室下樓。喬裝服飾已去。更著新製之衣。霞雪交映。鑽石瑩然。愈形媚然。則今夜必有貴賓。戾止。須女主人盛服款迎也。海梯則以是時躡步入己室。輕闔其門。然猶聞夫人沿路振電燈機關聲。歷歷入耳。海梯念賓客胡至夜半入人家。且僕從如雲。何以任其酣寢而不召之將事。乃紆尊碌碌。瑣屑自親。此中顯有疑義。乃決計暫不就寢。仍下樓潛聽。必抉其隱而後

快。

方海梯之潛聽也。黑色摩托車已離隅屋而赴卡林車站。時逾中夜。過車站拱門。乃寂無人聲。顧車身。今更不作黑色。而髹漆之光。與銅欄鋼柱相次。晶瑩耀目。是可異也。既而火車抵站。乘客亦殊寥寥。一垂老曲躬之人。蒼髯而鷹鼻。緩步而出。觀其衣履襤褸。甚類窶人。而外套獨爲珍裘所製。今夜氣候不寒。何至遽襲冬服。此又可異也。此人既出。乃徘徊四望。將欲喚車。巴爾曼卽於是時長嘯以應之。曰。梅特蘭先生。余可爲先生助乎。巴言時。目佻而視速。梅亦大聲曰。吾輩何相遇之巧。此君之汽車乎。然則同車赴米特羅波夜餐耳。巴君。吾知君聰明人。今夜之來。與余相遇。必有他故。非偶然也。巴曰。吾不欺君。吾將據几上之牌。同決勝負。梅曰。乃爾耶。然則君已知余之所以來之故矣。曰。然。君來與拉拉治伯爵夫人開談判也。梅忿然曰。余生平有錢癖。除阿堵物外無他嗜。君卽欺余。賣余。屏逐余。皆非余

所懼。惟所喪之資。近數萬磅。不能任其擲虛牝耳。余之受欺也。實天啓余心。然後知之。當時余謹緘余口。初不以懊喪形諸詞色。使在他人。則鮮不以躁率僨事矣。今日余之來此。非索還貸款不止。君但拭目以觀。第余心終耿耿不快。巴曰。君之不快。豈非爲錢乎。梅曰。否。錢以必得爲期。何必爲之不快。所以然者。終不解。君何以能知余之必來。而預來相候耳。巴曰。此余之事。君勿過問。余等已準備多時。卽偕君往謁爵夫人可也。梅狐疑頃之。而後許諾曰。余聊復擾其夜餐。與一杯酒耳。

二十六

海梯之凝神屏息。以窺夫人之貴客。願果不虛。始則微聞摩托車抵門聲。旣乃聞夫人笑語聲。肅客入餐室。海梯知客入餐室。則非逼而窺之不可。則冒險下樓。匿身門帷後。見室中燈光燦爛。餐臺之一端。陳精美之殼核。媵以金頭酒二瓶。彼敗

衣而鉤鼻之人。方除其皮外套。夫人曰。君之來誠大佳事。請君且飲且談。余當親任洗盞行炙之役。無爲勞僕輩也。此則君所酷嗜之紙煙。特爲君設。須臾饌畢。則煙味大騰。夫人亦手一煙。隱几而坐。其蕭閒自得之態。雖梅特蘭不能不甘拜下風。梅發問曰。夫人甚樂第尙有良心上之感覺否。夫人曰。噫。是何言。若如君言。則今夜余不當在此與君相見。梅喃喃曰。然則夫人不當詐余之十萬金而去。此金安在。夫人曰。實告君。此金悉已用去。聖塞爾維特之地產。實不值一文。而余假其名以之押借鉅款。乃至四處之多。前者余實在窘鄉。欲於君處多爲挹注。事誠有之。今旣事敗。余爲保全顏面計。亦無可諱言。原金自當璧返。第余還款之節。不能不別向他人設法。梅曰。不可不可。余不能久耐。但先以半數見還。余當按劍二禮拜相待。若無現款。卽以鑽石抵三萬鎊可也。夫人粉頰忽染醒紅。曰。三萬鎊僅抵原價之半。余一婦人。何苦相逼如此。梅漠不爲動曰。此後余亦更不願與汝等婦

人相接。無寧受男子之詐耳。今者天道好還。昔以加之人者。今還自受之。胡得謂之相逼。予我鑽石。我當付一收條。兩來復後再見也。夫人嚶然曰。予不允則奈何。梅周視室中壁衣名畫。亟嘆其富麗。而於主人之眸間。殺氣獨漫。不加省。梅之來此屋也。無知之者。乃並其在倫敦。亦無知之者。生死呼吸。盡在拉夫人掌握中。殆哉。岌岌乎梅特蘭。雖呂梁百仞。無以喻其險矣。夫人語未及半。忽咽其餘。而出紙墨。並自髻間胸際。除其鑽石授梅。曰。取之。速作收條畀我。後此亦願汝勿復有事於女人之首飾也。此一杯酒。聊復爲汝賀。言次。卽自新開之瓶。注酒兩盞。而自飲其一。以其一授梅。梅方取鑽石置囊中。得酒歡甚。亟譽夫人之氣度。夫人則正色促之速去。

梅之出門也。遇警察兩人。其一人爲梅道。晚安。其一人與一著夜禮服者。閒話兩人分道而去。梅行不數秒鐘。忽全身戰縮。如中酒者然。竟倒臥道旁。時則警察行

已遠而著夜禮服之人。卽飛步而前。抱梅而起。仍至林登街之第一號。其人爲誰。則巴爾曼是也。拉夫人見梅已返。大喜謝巴曰。君之妙計。可謂天衣無縫。以毒藥預置酒杯中。則彼飲之。不疑使警察親見其出而不見其入。則我輩不蒙其咎。今當攜此獠至園中。就汽車耳。海梯時聞此語。知此兩人將出。急奔赴園中。見綠扉已開。而黑色汽車依然在目。非復頃間所見矣。海梯自忖。今無心腹在旁。可與外間通消息。則必籌思一策。以阻其殺人。此時危機一髮。巴爾曼之履聲。已漸行漸近。不容稍緩。乃毅然鼓勇。拔頭上釵。以待敵。

巴挾梅之尸體。蹣跚而來。置車中而覆以絨毯。卽開車欲行。詎車且行且卻。若不勝其重者。巴審視一周。乃大沮喪。曰。車之後輪橡皮破矣。

二十七

海梯雖疑懼交闐胸中。見巴之沮喪。亦爲之莞爾而樂。海之奇謀應變。以一釵救

一垂死者。蓋純然爲戈登也。戈登之困厄。拉夫人實有以成之。敗夫人之計。卽所以救戈登也。時巴一手持燈。踞地察輪之敗處。夫人從旁問曰。傷不甚否。巴怒詈曰。傷痕作兩直線。全非偶然事。必有敵人故意爲之。阻礙我等耳。夫人曰。然則修理必需時。曰。善補輪者。可以一旬鐘竣事。然橡皮必全易新者。今則何爲而可。夫人握拳作失望狀。曰。此惡人若在。余欲得而甘心。言次往來蹀躞若狂。巴叱之曰。此何時。尙作此無謂語。今苟不設法。事且立敗。夫人曰。安有他法。惟有仍將尸體置街心。庶令警察見之。疑爲急病耳。巴曰。不妥不妥。警察已見此人兩次。豈有急病人尙能去而復來者。夫人曰。噫。余見不及此。然則移車入園中。還將此人入室耳。及警察之未來。尙無害也。巴不能更籌他策。勉從之。挾梅而趨。汗出如瀋。迨入綠扉。始敢稍蘇喘息。雲海中蛾月高懸。銀光照沈睡之人。幾疑其已登鬼錄。巴蹴之以足。詈爲守財虜。夫人厲聲曰。殺之。殺之。可絕後患。人能證其已去。而不能證

其去而復返。况鑽石仍歸余掌握。人又孰從而跡之者。此君將從此沉霾千古矣。巴意猶有不忍。夫人又促之曰。速鍼此巾於其面。年老之人。受此藥力。定能長眠不醒。然後以尸身墜井中耳。

斯時忽有一清厲而嚴重之聲。起於兩人之側。則海梯之聲也。海梯曰。汝輩何爲。余可相助乎。余適患頭暈。因來此散步。想此人必爲竊賊之流也。兩人聞語。神魂飛越。不可名狀。夫人稍鎮定。則首答曰。誠然。余友巴爾曼先生爲余御車。歸途見此人倒臥街心。卽呼余爲救。海梯亟頷之曰。何不舁之入室。時雖非冷。然病者臥草間。殊非一。夫人亟然之。以手觸巴。而迴面向外。懼其面色爲海梯所窺也。無可奈何。乃仍挾此垂死之人入室。海梯不便再往。則自還寢所。思量所遇。奇幻萬端。翻疑身在化城矣。

二十八

海梯之默坐沈思。爲時非久。驚魂已返。則念及戈登。戈登確爲拉夫人鬼蜮所算。若能設法使夫人自伏其辜。則戈登覆盆可雪。此際但能與戈登通消息可矣。顧托人宇下。安從得此。天誘其衷。則立得一策。去履潛行。至樓下閣人室中。而闔其戶。旬留可一分鐘。仍返己室。則頓覺事已布置周妥。彼縱狡惡。無足畏矣。且瑪妹與己同室而寢。門窗洞達。內外可通。萬一變出非常。則按電氣警鈴。不難令全宅僕役奔赴也。

同時巴已挾梅入餐室。懊恨異常。且負重不勝。筋力爲竭。乃酌酒自飲。夫人迴思頃事。怒曰。白面貓。乃敗吾事。巴爾曼。吾恐海梯有疑吾輩之意矣。巴曰。汝勿妄言。吾見海梯之面。確爲天真爛漫之女郎。方爭論間。將死之梅特蘭。已蠕蠕而動。若不勝苦楚者。雙眸徐開。心靈亦漸迴復。見夫人與巴在旁。詫問曰。怪事怪事。適間余豈入睡鄉耶。余頭涔涔。然豈得病耶。巴答曰。君外觀良似有病者。然君去時固

陽陽無恙也。梅曰：噫，吾憶之矣。吾去時與伯爵夫人道晚安，見一警察與一著夜禮服之人立而語。渠亦向余道晚安。余遂行向街中而去。後此則不復省記矣。梅語至此驟止，亦稍稍疑及己之被詐。因曰：然則請君語我何以去而復來。巴毅然曰：余見此間事畢，遂興辭而歸。途中適見君爲一偷兒所困，欲肆其肢體。僕此殆君之皮外衣，有以動人涎羨耳。幸而一梅聞語，亟以手搜索囊中，大叫曰：余被盜矣。鑽石不翼而飛矣。此盡汝之詭計。速告余，速告余。梅至此怒極而狂，更無所顧忌。大聲疾呼，全宅之人俱從睡夢中驚醒。僕從奔集，疑有巨變。瑪妹聞此紛擾，大怖而啼。海梯知事至此，不可復忍，卽馳至餐室。拉夫人見海之來，大怒，詢其何事。海從容曰：無他，瑪妹受驚，方哭索夫人，請夫人立登樓一視耳。海之神態從容，令夫人不能斥其多事。無已，姑諾之，以速海之去。時梅方狂索其衣囊，洶洶不已。目光炯炯，忿恨與惶急交并。夫人旣去，卽揮拳向巴曰：鑽石，鑽石，速歸余鑽石。巴

前。亦擱其領而掀之。輕如振稿。叱曰。毋多言。多言且。詞未竟。忽扣門。聲大起。於宅。



名 人 筆 記

淞濱瑣話

此書係天南地北，所記多怪異之事。故以子不語名之。雖隨手掇拾，而情辭雋永。實居聊齋誌異閱微草堂之上。

庸菴筆記

無錫薛福成著，分史料軼聞述異幽怪四類，定價二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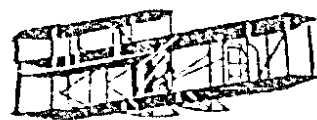
二册 定價六角



池北偶談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虞初新志	虞初類志	清稗類鈔	嘯亭雜錄	然犀錄	上海閒話	武俠叢談	歐美小說叢談	石頭記	小叢說	隨園軼事	六合內外瑣言	精刊觚臚	橋西雜記	淶水亭雜識	閱微堂筆記	遺愁集	茶餘話	聽雨軒筆記
五	二	二	二	三	十	四	六	六	二	五	五	八	一	一	四	四	三	六	一	一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冒險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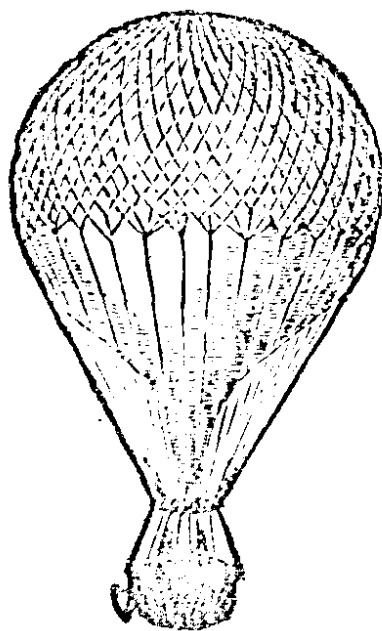
冒險小說最能引人入勝
 故愈看愈有味
 冒險小說最能感動腦筋
 故愈看愈有興
 况本館出版冒險小說最多而情節又各不相同
 奇之士不可不看目錄列下

環	湖	嬰	金	小	秘	舊	七	魔	澳	鐘	俠	八	冰	蠻	霧	紅	褒	教	褒
蕙	煙	水	銀	仙	密	金	星	冠	洲	乳	女	天	天	柳	中	柳	獎	育	育
誌	愁	愁	島	源	怪	山	寶	浪	歷	髑	十	漁	樂	畜	跡	娃	孫	孫	孫
險	城	城	錄	洞	洞	石	影	影	險	骸	郎	日	記	記	記	人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小	小	大	二	二	二	二	二	大	大	大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朽	復	航	世	冰
	國	海	界	原
木	軌	少	一	探
	開	年	周	險
舟				記
三	二	大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九十八編

屋

隄

下 册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隅屋卷下

三十一

警員卜勞特既於隅屋案久無所發明。知奏功非旦夕事。輒亦漸漸忘懷。然一案之來。常與他案互通綫索。一日奉召赴檢察長公事房。檢察長孟敦出紙件授卜。曰。請君讀此紙。而暫將隅屋案置諸腦後。風聞近有飄流無定之黨人。密會於梭何一帶。其慣技係用多數之人名居址。詐取貨物。轉賣得金。此卽其黨中告白。刊於「旗報」者也。今欲應此告白而去。設法除此惡徒。此事惟君優爲之。不敢以屬他人也。卜亦自度能勝任愉快。立應之。出而覓一業販銀板之友人。銀板卽惡徒招賣之貨物托以探詢該黨之眞姓名居址。譬如每行交易一次。卽要求其轉薦他家。則格雷旅舍之約恩斯公司。將薦往馬克特街之斯密士公司也。如此展轉至六七處。則



商務印書館贈

易於著手矣。大凡類此之惡黨。必有一秘密聚會所在。卜既知此六七處。常往以買賣爲由。卽識其中人不少。久之果得其巢穴。在阿斯福街之白巷中。一不著名之小客舍。

次日卽有一面目憔悴狀類店傭之人。來橘樹客舍中投宿。此人氣概頗不貧窶。客舍中人。則從而歡迎之。彼自云爲人店中傭役。店主新失去巨資。已在嫌疑中。惡徒聞之。亦開懷相與。此店傭卽卜之喬裝無疑。卜既盡識黨中人物。唯一人名佛蘭巨者。適以事他往。未之得見。此人似爲黨中領袖。一俟其返倫敦。卜卽召警察來。械諸人以去矣。此人不久果來。狀頗短小精悍。服飾都美。肩肉微隆起。鼻亦約略鈎向一邊。其來也。衆爭起歡迎之。彼亦處之若素。傲然脫灰皮手套而索飲香檳。卜時方閱報。側目窺之。乃大驚出意外。彼人手背亦有橘色斑點。與隅屋中被刺者正同。顧亦不動聲色。其人操英語極純熟。而微帶法國音。時已將散會。黨

人魚貫出。卜亦至門外購新聞讀之。而語賣報者曰。此輩均須加以械繫。第須俟其去遠。然後舉事。勿驚此室中之人也。此短小人。則余可自了之。賣報人諾而去。頃之。佛蘭巨亦緩步出。覺有人之伺己。乃迴顧卜曰。若欲何爲。卜曰。欲請問一談耳。曰。若非爲人店傭而受盜物之嫌疑者耶。曰。然。曰。然則請登樓。登樓入室。而此短小之法蘭西人。遂帖耳就縛矣。佛初猶力掙求脫。卜脅之曰。汝無然。梏在汝手。無由得汝囊中之手槍矣。余警員也。汝之劣迹。已昭然若揭。室中鎖鑰。盡在余掌握中。余當一搜耳。佛大怒罵。卜則從容搜檢案上各文件。最後得一物。卜頗爲之色喜。乃謂其人曰。今可偕汝行矣。步行乎。抑乘車乎。惟汝願。其人願乘車。乃爲之雇車赴警署。檢察長握手爲卜賀。且詢曰。事已畢乎。曰。非直此也。且因此而涉及隅屋一案。長官更不需余者。余則往訪魯倫斯先生。檢長諾之。十分鐘後。卜乃踵魯之門求謁。

三十三

魯倫斯方中夜篝燈伏案。聞卜來。遽投筆而起。肅客坐。且授煙酒。曰：君來必有新發明語。我相君之面。我已知之。清晨一點鐘。在小說家之生活。猶非甚晏也。卜曰：僕誠大有發明。已覓得死者之兄矣。魯亟曰：確耶。君謂隅屋中之死者耶。卜曰：確也。此人較其弟稍雅飭。然余一見。仍覺其類似處甚多。迨手套一除。橘色斑點全露。始愈信所猜不謬。魯曰：此人今安在。能隨時覓致之否。曰：此人今爲囚矣。彼以他案之關係被捕。當余往捕時。適在其寓處。余因得徧搜其文件。果有數函。爲死者親致其兄之密件。魯叫絕曰：有是乎。何其巧也。卜曰：先生。此亦何巧之有。凡一案之來。必與他案互通綫索。余嘗因緝一表鍊而獲一銀行賊。又嘗因訪一迷失之人而破一破產之案。此理有難明者。今此數函。確與隅屋中死者筆迹吻合。魯曰：亦能有助於吾輩乎。卜曰：此則余尙不敢斷言。因君於此案研求有素。故特以

之奉質。余之所發明者。設令一不知名姓之伯爵夫人負余債。則余必登門堅索。必得而後止。此數語。想君定能悟徹。魯取函畧一審視。仍以還卜。出表觀之曰。此時尙不及兩點鐘。余友勃露斯醫生尙未就寢。當同往就之一談。至其餘數函。俟有暇時閱之可也。卜君今先以一函暫存余處。何如。卜知此事不得魯助。終無能爲。即允之。

魯更不延閣。立赴勃醫生寓所。見窗隙露微光。知其未睡。勃親啓門延客入。狀頗困憊。魯迎謂之曰。余此行攜得新聞來也。適從卜勞特處得信函數件。君意此函爲何如物。勃注意讀函數過。終莫明其妙。魯乃告之曰。此中消息甚微。某伯爵夫人實。此時鄰室之電話鈴。鏗然響甚急。勃曰。此余之電話也。余深願今夜不致有人召余。勃就電筒諦聽。來音極細渺。勃辨其爲海梯之聲。僅云速來勿待。但。餘音遽止。唯聞電綫聲嗡嗡然而已。乃亟赴餐室。著外衣而出。

三十三

巴爾曼聞叩門聲甚急。莫辨其吉凶。則亟釋去。梅特蘭曰。余初意本不及此。今汝勿妄動。鑽石或可得還。梅力竭聲嘶。微頷之。梅非無勇。但衰老之人。患難交乘。心神已亂。不期遇巴而氣餒。乃喑喑然曰。余不得鑽石。卽不出此門。巴乃趨門首。中心則預籌一遁飾之策。比見來者爲勃醫士。則齒又爲之一噤。勃不俟其發問。遽曰。僕被召來此。巴方默揣召勃者之爲誰。卽應曰。然則請隨我來。然此間初無病者。勃不悟其奸。坦然曰。魯倫斯女士。信中亦未言及。巴聞言匿笑。渠已以詐術得之矣。海梯之召勃。惟有電話之一途。但海梯何以召勃。難保非已洞窺已之底蘊。而然。乃曰。魯倫斯女士。意至善。但此事殊不必煩醫生。蓋伯爵夫人之友梅特蘭。宵深以事來謁。比其去後。余適於途間見其倒臥。昏不省人。似其懷中所攜珍物。已爲人盜去。而梅君之意。則謂此物係在此間所失。徐當引先生與梅君一相見。

耳。巴之詭詐百出。可謂圓足。無隙可尋。彼不慮與答海梯之言矛盾者。蓋別有說在也。勃雖識其妄。亦無以難之。巴又曰。大約魯倫斯女士引此事爲己任。發電召君。故君之來。無論如何。大足減輕余輩責任。余當先往與病者一言。然後屈君診視。言畢。卽闔門而去。於門外作噴嚏者再。拉夫人應聲翩然至。巴附其耳言曰。勃醫生乃在此。此汝之保姆以電話召之來也。渠雖無所知。若與梅特蘭晤面。事將不堪問。汝將何如。拉夫人曰。知之知之。吾儕當善籌一策。巴曰。策已羅余胸中。第須一絕大犧牲。汝以鑽石畀我。事且易於反掌。夫人曰。是安可者。今夜之事。純爲此區區鑽石耳。安肯功虧一簣。巴曰。事之吉凶。視乎此舉。况千金散盡還復來。汝何不達乃爾。言時聲色俱厲。大有天下事視其一舉足爲重輕之意。夫人乃喟然舉步而去。旋以鑽石來。謂巴曰。將去。好爲之。此余生平最苦痛之經歷。巴亦更不聞語。飛馳下樓。

三十四

拉夫人方入已室。海梯恰聞門首叩門聲甚劇。已悟來者之爲誰。然而來者旣入門。何以又寂無消息。彼凶徒敢於殺梅特蘭。卽不難并殺其夫婿。頓爾疑懼交并。因下樓擬至書室中窺視。孰知門開而勃已立於海之前。海梯一見。且驚且慰。勃曰。吾愛事究何如。海曰。吾不能告君。但今夜所見種種奇幻。令吾破膽。故速君來。以自壯耳。勃曰。吾已洩此語奈何。吾本可設辭以對。第彼獐頭鼠目之人。似已洞悉卿之召吾。恐設辭亦無益。所謂急病者。究爲何許人。海曰。巴爾曼云何。勃約略舉其言以告。海附耳曰。誑也。誑也。無一實語。彼老人爲伯爵夫人之債主。今夜卽以索債而來。老人索鑽石抵債。彼黨與之而飲以蒙藥。然後聽其外出。使街中警察適親見其出門。以爲他日脫卸地步。老人行數十武。藥發而暈。巴乃挾之至園中。有摩托車待焉。此皆余所目覩。余心忽有所感。卽拔髻上釵。刺車輪橡皮。俾老

人之尸不能遽去。彼黨大失望。乃仍攜之返室。勃曰：此皆卿所親寓目者耶？曰：然。彼黨已處心積慮。置老人於死地。余之爲此事。至險厄。余亦不知余之勇氣何來也。海無言者有頃。勃俯而親其頰。海續曰：幸而吾以頭痛爲言。渠輩遂無疑。吾之意。故吾於此老人。可謂有德。然吾之勇氣。不久消沈。乃急召君以資倚仗。勃曰：今者危險境界。想已越盡。曰：未也。此人藥力已退。神智仍完。知己之見詐。大怒。將不顧性命。當君叩門之時。恐卽兩方決鬪最力之際。總之。吾甚願離此不祥而可畏之屋以去也。勃曰：明日卿可去。卽不復來矣。曰：否。此屋與君事有關。君事一日不白。卽吾一日不去。吾居此誠惴惴可危。爲君故。雖危有所不顧也。

時宅中萬籟皆寂。忽有一磔磔之笑聲。破此陰沈慘切之夜景。此笑聲似出自老人。且含有愉快之意。異哉。悲劇之幕未終。而有人從旁鼓掌也。俄而遠處有啓門聲。笑聲復作。繼之以巴爾曼之聲。又繼之以街中馬車御者吹笛之聲。勃開書室。

門窺之。則見彼受給之老人。方與給彼之人。從容談笑。若賢主嘉賓。了無怒色。梅特蘭時復輾然。巴爾曼則含紙煙。與之對立。作送客狀。大門以外。則馬蹄蹴踏。與嚼勒聲相應和。海梯見此。大非意料所及。幾自疑在夢境中。詢勃。勃亦無可置對。天下事未有愈出愈奇如此之甚者也。無何。二人相將出門。遙聞其互道晚安語。巴爾曼乃緩步歸入書室。海梯逆料其來。已預從旁門遁出。巴從容謂勃曰。君不見病人已乘車去乎。總之。今夜之笑談。皆彼此誤會所致。大不必張皇其事。然先生勿責余。余不受責。當受責者。乃適間以電召先生之某女士耳。謹爲先生道晚安。勃囁嚅欲有所陳述。終以不能啓齒而罷。

三十五

巴爾曼之靈心妙腕。實有令人驚服者。方巴見勃之來。知萬一梅盛怒之餘。一泄無隱。則事將不可收拾。乃急索還鑽石。仍轉入餐室中。時梅方據一沙發支頤而

坐怒詈申申然。其皮外衣已脫去。蓋藥力微存。心神尙不能清徹也。巴乃拾取其外衣而置之案上。略一縈拂。面目間頓有舒容。含笑問曰。君今已略愈乎。梅作蛙聲曰。余今已還復爲余。汝輩設計誠狡。第老狼尤智於幼狼。余被盜矣。巴曰。君必欲云然。祇能唯命。曰。余確已被盜。汝輩之計。余今雖無所知。終不能逃。余算也。巴曰。君之去也。鑽石尙在囊中。此語君斷不能不認。况君之安然而去。有警察可爲佐證耶。梅置不答。而堅索其鑽石。巴曰。鑽石爲偷兒所得矣。君之被盜。卽在倒臥街心之際。今且問君。君究置之何衣之袋。曰。內衣胸前之袋。此何足問。巴曰。君姑細心更覓一過。或者紛紜擾亂中。偶易其處。隨卽遺忘。亦意中事也。請君從速。余已延醫爲君視疾矣。梅急曰。速却之。余固無恙。何用醫生。君不見余囊中空無長物乎。余之外衣。萬不能卜。梅語才及此。忽面有驚色。探手而出。則儼然寶光盈握。梅輒復狂喜叫絕。若失兒之母。重見愛子之歸來。立以鑽石接脣邊示愛。喟然曰。

余必已易其處而自忘之。巴君恕我。巴嗤之曰。君亦耄矣。乃厚誣余等爲盜。繼自今。願君無忘今夕之事。以當暮鼓晨鐘之警。梅受其輕薄。亦厚顏無所覺。曰。君誠聰明人。君誠絕頂聰明人。余之善忘且多疑。不能逃其罪。巴曰。尙欲與彼醫生一面乎。梅笑曰。速謝却此醫生。君若爲余雇一馬車。俾余歸客舍。則感尤甚。

凡此變遷。皆非勃露斯所悉。但覺事如蒼狗白雲。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給而已。故其從拉夫人宅返寓時。且行且思。以爲海梯之說。萬無不確之理。則兩方態度之變。必有特別理由。或魯倫斯能於此中射一綫光明。甚且彼能與梅特蘭相識。卽不然。伊西多爾爲魯之密友。伊於全歐大陸之資本家。亦無不互通聲氣也。思久之。亦倦而入寢。次日。至午餐時。勃始抽暇往魯所。悉以所聞所見告之。魯力吸其紙煙。久之。乃答曰。事大難。此事乃與敗君名譽無關。卽不在余所著小說之內。然余於鑽石一節。已覓有資料甚多。行當邀梅特蘭加入吾黨。勃君。今同往伊西

多爾處一談如何。

三十六

伊西多爾方獨御其盤飧儉約之午餐。見魯來大喜曰。有新聞乎。余察勃君之色。似有以語余。請速言之。勃乃舉前夜之事以告。伊聆之。若甚堪發笑者。顧不作一言。魯詢之曰。君意如何。伊曰。梅特蘭與予素識。其爲人。決非暮楚朝秦如此之速者。何物乃能使與巴爾曼忽爾言歸於好耶。勃曰。此則請君自測。余亦莫名其妙。魯莊容曰。余頗知之。但余須覓一強鄰爲與國。請君爲余介紹於梅特蘭。伊曰。然。然於彼恐亦所得有限也。

時約下午五鐘。諸人同赴美特羅波旅舍。訪梅特蘭。梅於此賃室甚多。蓋已雇有書記數名。爲之料理文件也。諸人入時。梅方燕服銜雪茄而坐。伸兩指與伊西多爾握手。餘人則但頷之。詢曰。君等之來。有何見教。勃應之曰。僕此來有數語奉詢。

乞君見答耳。疇昔之夜。非賴某女郎之力。僕今日必已奉警廳之召。作一資本家。名梅特蘭者。被刺身死之證人。魯聞此語。爲之擊節稱善。梅訝問故。勃乃更以所聞於海梯之語告之。梅聽之。神魂飛越。目注勃之面。指間雪茄。不覺其火滅。末乃言曰。女郎之於僕。不獨全其性命。且令僕之貲財。失而復得。何啻生死而肉骨。當沒齒不能忘。魯曰。余本不當與聞君之家事。但伯爵夫人欠君之債。君當不嫌令僕得聞其詳。梅曰。可。先是渠假余金近十萬。余繼察知其爲騙局。因急來倫敦面詰之。且立索其鑽石。以抵償其三萬金。魯曰。此鑽石確入君手耶。梅大笑曰。斯復何疑。余茲可出以相示。不數分鐘。此鑽石遂燦然呈露於几上。魯則於囊中出小鏹。取數枚。從容試之。梅猶齒冷。以爲此種試驗。凡鑽石均可任受。豈意魯試畢。以之還梅。則果皆闇然無色者。梅不禁大怒。狂呼聲震屋宇。曰。余竟又受欺矣。以余之富厚。雖盡竭全貲。至於壁立。以求勝彼惡婦人。亦所不恤。

三十七

自此越一二日。魯倫斯始再往訪卜勞特。此一二日中。魯端居無事。乃冥心潛索。自信所入甚深。惜乎卜勞特之無此思索力也。二人相見。魯首問曰。彼罪人之信件中。亦有可資綫索者乎。卜曰。無有一事稍有關係者。惟罪人爲死者之兄而已。而彼罪人。絲毫不疑及此作書者之已死。尤難索解。况彼不肯說出真姓名。則并兄弟之說。亦僅能懸揣。而不能證實。魯乃取信件逐細閱。所言俱詐人貲財之事。大約此作書者。欲有所爲。而資本不足。連篇累牘。俱不出此宗旨。此種信函。謂之無研究之價值可也。然能忍耐者。常獲善報。魯檢畢數函。果得一不署月日者。筆迹欹斜。顯係醉中所寫。窺其言外之意。大約爲人所拘禁。而不允其聲明居址。於此已大有可推測者在矣。而最末之函。則似言可望得一大宗款項。卜俟魯閱畢。即發問曰。何如。魯曰。此人爲人所拘禁。拘禁在何地。非隅屋乎。今更進一步言之。

拘禁者爲何人。此語請君置答。卜曰。拉拉治夫人也。但何故夫人必拘禁彼。魯曰。所難在此矣。能得此解。則全案不啻破竹也。君且聽余言。此發信之人。與受信之人。爲兄弟。二人平日友愛甚篤。今者其弟之死。其兄必尙未知也。君試卒然爲彼言之。觀其作何語。言次自囊中出一照片。曰。俟其悲痛稍殺。乃更以此小照示之。察其曾否相識。行矣。卜君。余當靜俟。

卜旣歸警署。引囚人與語。事至不難。其人見卜之來。已知其命意。卽起迎之。曰。甚善。甚善。鬱鬱居此已久。雖與君偵探共談。亦大樂也。卜曰。毋戲言。余來擬以數語相詢。此數語乃全與汝案無涉。能掬誠相告者。余必極力末減汝罪。余雖不能立釋汝。末減固優爲之也。其人頷之。曰。然則請恣言之。曰。余所欲知者。乃汝弟與汝之信。余知其爲汝弟者。因余曾見其人。且曾見其筆迹也。汝毋爲之懼。全世界人已無能害彼者矣。其人驚曰。豈已死乎。卜頷之。其人久之無語。猝曰。非遇害耶。卜

訝曰。汝不知其已死。反知其遇害。渠卽死於所謂隅屋者矣。曰。憶之矣。余冗忙至無暇閱報。然固聞他人言及之。不意其爲余弟也。傷哉余弟。傷哉里昂。曰。里昂乎。曰。里昂拉拉治。曰。此卽汝弟之名乎。曰。然。余名雷納。而渠名里昂。噫。兩人固皆余母之佳兒。共戲於科西加之花田者也。言次黯然。卜曰。承君相語。獲益良多。但君何以聞其死而遽能決其遇害。曰。彼有仇焉故也。余所能告君者。止此外。此不能多言。在先兩仇不相遇。故無害。然余弟勇人也。使其能節飲。則造詣正自難量。總之余見弟皆已墮入邪徑。幸而余母已死。花田亦無存。彼奇異之花香。使拉氏聲名洋溢至二百年之久者。其秘怪已隨逝者而俱沒。卜曰。請更詢一語。彼仇人者。男與抑女。與。曰。女也。外此不能再有言矣。卜覺事已漸近。卽出小照示之。曰。姑視此。卽其人否。雷納以爲不然。然而頗有訝色。曰。此似一大家貴婦。必非其人。且其人當不著英國服式。數年前曾來英倫劇場演劇。某報中且嘗刊載其小照矣。曰。

舞者拉拉治。卜急曰。君能憶此報名否。曰。事已經年。久不省憶。其時卽余弟與此婦人亦尙未相識也。惟憶此報之首頁。作婦人吹喇叭之像耳。卜曰。余倘再來。君能緩緩思得之否。曰。想能之。第余不能預決。噫。余弟之仇。烏可不報。卜曰。近之矣。他日凶手就擒。恐尙煩君爲之作證也。

三十八

卜既復命於魯。魯大喜過望。曰。君此行功不少。第一卽知死者之真姓名。第二卽知拉夫人至今仍用原名未改。此事之可異者。吾今乃稍稍憶及七八年前。確有一舞女名拉拉治。在倫敦各劇場奏技。卜曰。其小像嘗刊登於某報。余意君能索得此報之名。此等事於君較近。於余稍遠也。魯沈思良久。曰。得之矣。此報名『城中人語』。卜曰。霍爾邦之佛蘭潑登。專以賣買舊報爲業。原值一辨尼者。今取值一先令。盍往試覓之。魯曰。諾。抑君尙有所聞於此輩人既往之歷史乎。卜曰。否。其

人聞其弟之死。似頗傷痛。不欲多言。但言及往日同居於科西加之花田。又云彼奇異之花香。使拉氏聲名洋溢至二百年之久者。其祕怪已隨逝者而沒。魯聞言驚曰。有是哉。案中關鍵在是矣。今夜請君再來。余當有以示子。今則當赴佛蘭潑登。此報雖居奇至百金。吾亦必購之矣。

魯至佛蘭潑登。費時一旬鐘。果獲城中人語。有女伶像之一張。則赫然作西班牙妝。黑睛而美髮之婦人也。詢其價僅索半磅。魯欣然以爲廉。購之而去。

魯既歸。頃之勃醫生亦至。蓋亦應魯之電召而來。面目憔悴。索然無歡。驟問曰。近亦有所得乎。曰。有。此數年前出版之城中人語也。首頁卽一西班牙舞女之像。拉拉治其名。君但視之。以前亦曾相遇否。勃叫曰。拉拉治。西班牙人乎。竟同名乎。噫。此某夜與余同在隅屋之婦人也。

三十九

翠幙停風。華燈罨月。林登街之女主。仍排日肆筵不已。梅特蘭則以一日往訪律師。詢之曰。君於余所處地位。確能明白否。律師曰。明白。依文卷上之詞義。固無論何時。可向負債者索錢。君倘有需吾輩之處。梅曰。然。需君在明夜十一時。事成必重相報。言畢遂出。更訪魯倫斯。謂之曰。余已一一依君意旨爲之矣。君誠異人也。吾無間然。明夜在林登街相見。次夜。拉夫人宅開跳舞會如常。倫敦貴游男女。無不景從雲集。司庖廚者。特自巴黎覓來。室中所飾花枝。價在千金以上。聲色歡娛之奉。幾舉全歐無其匹。時夫人服盛服。立於賓客之前。二侍僕對曳餐室之帷幕。而樓下忽有爭論之聲。轟然而起。一僕飛馳而來。氣息纔屬。白曰。有人欲見夫人。禁之不可。召警察。而其人示警察以紙片。警察遽退。云得法律之許可。無干涉之理由。夫人念此必債主。急於索債。致出此途窮之策。卽出見之。來者爲兩衣飾。襪樓之人。其一則梅特蘭也。夫人怒詈曰。汝何以來。必敗吾名譽。若余手中有刃。

余必殺汝。死且甘心。梅曰：汝何以以偽鑽石欺余。汝誠狡矣。夫人驚曰：偽乎。安有是事。梅哂曰：若非然者。余請以原物易汝之花價。今日之事。我爲政。尙有何說。時賓客皆已齎集。立候入筵。夫人惶急無地。夫人本知終有此日。但不料其苦相窘辱至是耳。忽魯倫斯冉冉歷階而來。夫人乃向之乞援。魯許諾。且曰：余本不欲強與夫人祕事。第小說家之生活。每於事無不欲知。夫人亦憶及阿裏西俄之花田乎。夫人低語曰：余欲狂矣。此事與花田何關。魯曰：余亦不知。但余知夫人必憶及之。且憶及彼不可思議之晚香玉。余爲所著小說故。必欲知之。夫人但以彼室中紅箱所貯之小瓶畀余。余當驅此兩人以去。夫人面轉蒼白。手足瑟縮。徐引魯而入。謂曰：聽君取之。但君何以知余前事如此之悉。夫人言畢遂去。魯乃以手勢語梅。梅時立室之後。見魯相招。卽出一書授其同來者曰：此爲律師之書。律師言儻余欲變計。不用汝二人者。汝二人當卽從命。今余不復需汝。請卽去。無多言。且日

必重相報。其人允諾偕去。梅乾笑轉身上樓。謂魯曰。君才十倍於我。我已傾心相委。知成功必可期也。時拉夫人已取小杯而出。曰。君所需之物在是。君亦當如約。一人皆何往。魯曰。余已揮之去矣。與知此事者。余三人而外。無他人也。夫人聞言微噫。復嫣然曰。此余永不能償之債也。客散之後。乞君獨留。當更詢君何以得悉余前事。魯曰。此正余之所願。敢不如命。

四十

酒闌燈灺。貴游賓客。皆如星散。拉夫人脫盛服。御輕妝。體態蕭閒。與魯倫斯對坐。欲相其面色。以推測其中心之隱。猝然問曰。今可以言矣。君究何以得與知梅特蘭之事。魯曰。余亦還問夫人。夫人何以前言不知晚香玉之香水。夫人曰。此易耳。余先世寒微。不欲自爲表襮故也。余生長於此花田。卽余先母製造此香水之地。特嗜此香。情不自己。每於夜深人靜之際。獨自翫味之。第君何自知之耶。魯曰。君

姑勿問。年前余在維也納。嘗偶聞此香。忽觸余奇想。思用爲小說資料。傳奇中多拉一劇。不嘗有此故事乎。其後余一夜在此。此香忽又觸余鼻觀。雖甚微渺。固已不能逃余之警覺。余亦問夫人。夫人不之認。余是以不得不別籌一策。夫人聞語。色甚不安。魯又曰。數星期前。余輩嘗談及隅屋中之事。並言余已撰成小說稿。夫人寧不憶之耶。夫人頷之。而櫻唇嚴鎖。魯又曰。乃此言甫出。隅屋之命案。卽接踵而來。案情曲折。乃與余之小說若合符契。余之小說。余固言永無殺青之望者也。事得非奇絕耶。余返復冥思。乃悟此必有人欲陷害一與我有關之人物。假我之成策以行之。於是一面默觀其後。一面卽證余舊稿。詎知搜余案而稿渺然。已爲人竊去矣。彼竊余稿者。意余一度握管。卽不復省記。殊不知余之過目不忘也。故凡余友戈登買畫及被延至隅屋之事。余皆不俟其相告卽已知之。夫人曰。然則罪人已得耶。魯狀若充耳未聞者。仍續其言曰。據死者信中所言。除戈登二百磅。

以外。別有二百磅。此二百磅今歸何處。時人無注意及之者。然有號目可尋。自不難於蹤跡。異哉。終乃於夫人之華邸得之。先是此間有賭局。此幣乃從某侯爵夫人手中。出付伊西多爾。以易支票。所當問者。誰爲首付此幣之人耳。夫人曰。此問恐永難解決。魯曰。夫人大誤。首付此幣者非他人。卽夫人也。夫人突從坐起。立面容慘淡如紙。呼曰。否否。決無是事。魯曰。不然。此幣每張皆有極微細之晚香玉香味。至今未滅。可爲鐵證。於是兩人默然相對者久之。

四十一

魯倫斯徐徐引手取紙煙。狀至閒適。使在他人。此時鮮不自鳴得意者。魯之意。一旦伯爵夫人能承認此幣所自來。則其他皆迎刃而解。第亦不可過示夫人以相疑之意。則少霽其容。曰。夫人勿怒。余爲勃露斯之故。不得不從事探求。因而索及彼失蹤之二百磅金幣。屬有天幸。於此得之。余辨其香。而伊西多爾辨其號目。余

固已知有此幣者。厥爲夫人。何則。夫人嘗入室取紙幣。從人易成現金也。夫人亟曰。余敢設誓。——余敢設誓。——魯止之曰。夫人何必爾。余豈入夫人以罪哉。余所欲者。夫人試以此幣之所自來語余耳。夫人以扇微障其面。徐曰。諾。余將竭力以報命。但金錢過余手若川流。余又常爲捕撈之戲。恐省記無從耳。魯亦起辭。魯出門。卽赴最近之電話所。與伊西多爾通信。伊之言曰。余已致巴爾曼在此。凡君所欲與彼言之事。已悉告之。渠頃已去也。

巴爾曼入夫人室時。夫人方往來蹀躞不寧。曙光一縷。從窗隙射入。電燈爲之黃且暗。巴坐久之。乃曰。余此來有惡消息相報。余之赴伊西多爾處也。本爲他事。而伊以數語語余。令余神駭。夫人黯然曰。汝之消息。未若余之消息尤惡也。彼等已迹得二百磅紙幣爲余物矣。疇昔之夜。余賭興勃發。而囊中物適罄。告貸於人。人無應者。不得已上樓取此幣以濟急。余意坐中無此明眼人。能發余之隱者。孰意

乃爲魯倫斯所窺。因隱括頃間之事以告。巴諦聽之畢。亦駭曰。是誠險矣。彼隅屋中之被殺者。曾以四百磅現金兌成紙幣。其一半渠封入信中。以寄一不識姓名之人。吾輩則固知其爲兄弟也。夫人曰。誠然。幸而此事未爲他人所知。巴慘然曰。汝言適居其反。彼等盡已知之。此伊西多爾今夜親爲余言者也。彼承辦是案之偵探卜勞特。無意中。以他事拘獲一罪人。此罪人身畔。乃有信函多件。來自里昂。拉拉治者。故警署已知雷納爲死者之兄矣。夫人時方蹀躞。聞言遽停趾曰。更言之。更言之。巴狀殊不耐曰。余言甚明白。雷納拉拉治已入警廳之手。且從信函中推知其與死者之爲弟兄。幸而彼疑余輩之意猶少。否則伊亦決不傾吐於余。然凶運之乘人。每無止境也。無論如何。余輩必先收回此二百磅紙幣。此幣尙在伊處也。夫人若充耳未聞。略不置答。蓋精神瞽亂極矣。

拉夫人遭此抨擊。幾如處四面楚歌之中。遂決然一變其戰略。逕往訪卜勞特於警署。卜見嘉賓之戾止。爲之惶然。至親爲之以巾拭几。夫人含睇宜笑。容彩煥然。徐謂卜曰。余來欲與君談隅屋事。頃聞君獲一囚人。因於此案得異常之效果。然乎。卜愕然力辨其誤。夫人曰。否。伊西多爾已傾情相語。云君已緝得罪人之兄。豈不然耶。卜知不可隱。始自承。夫人曰。余之言及此。非僅爲好奇也。余於此案已被嫌疑。君不知彼失票乃爲余物乎。卜大驚。亟絮絮問夫人以詳情。夫人每答。卜輒泚筆記諸巨冊。謝夫人曰。夫人語我。惠我無涯。今者吾曹更當力訪此幣之前主爲誰耳。夫人亟自陳。以爲至願。顧夫人之意。實欲示卜以追緝之決無效果。令卜灰心無復作此望。因蹶然曰。卜君。余生也幸。擁貲敵國。生平但以金錢爲行樂之資。從不作守財虜態。性復嗜博。以故家中常儲大宗紙幣。以應需。彼與隅屋案株連之紙幣。容或來自阿斯各得。或孤得。梧德之賭場。來蹤冥渺。詎有綫索可尋哉。

雖然。余固願竭力以饜君意。卜無語。更述及死者之兄雷納拉拉治。夫人曰。彼輩乃與余同姓。寧非異事。卜亟曰。否。余知此姓在馬賽及濱地中海諸城實數見不鮮。夫人乃離寓欲行。忽曰。事固有令人難信者。若勃露斯醫生所述隅屋中西班牙婦人之類。卜重搖其首。不以為然。曰。此人之小照。且存吾處。夫人曰。誰實告君。卜君從何處得之。卜曰。雷納拉拉治也。以夫人關心此事。且不我遐棄。惠然相助。不妨竟以示夫人。卽從案中出紙一幅。展而觀之。則一絕美之西班牙種也。邊緣及題字。均已割去。顯自報紙裁下者。卜殷殷曰。夫人以為何如。夫人默然。但流目作愁態。久之。乃曰。此物似無關。其人則絕世姿也。抑君得毋以為酷肖余乎。

四十三

夫人出門。卽躍登兩馬之高車。縱體車茵之上。驚恐交乘。昏然幾不省人矣。顧四肢乍一噤縮。神志頓復清明。自知見疑於人。尙淺。不然。雖蠢如英倫之偵探。何至

遽坦然出小照相示。此時著手第一事。卽當設法收回伊西多爾之紙幣。雖冒萬險。無所能逃。因立籌一策。從囊中出名刺一。鉛筆草書其上。約伊卽夕過其宅晚餐。卽令御者入投之。旣畢。心中乃一快。更驅車往訪梅特蘭。梅治事敏劇。久之不出相延。夫人頗怒。前此固無坐候梅門下之理。今爲鑽石事。乃無法更久之。乃有一魯鈍之書記。出爲賓導。梅坐私室中。解衣攘袖。仍御其黑雪茄煙。見夫人初不致詞道歉。猝然問曰。夫人更欲向空中銀行借債乎。抑欲以鑽石售余乎。夫人曰。余可設誓於僞鑽石絕無所知。余始終視爲原璧。其價值猶遠在三萬以上。今乃知墮人計矣。汝老狼匿吾原物以去。言次。切齒作聲。堅握其拳。注梅之面。梅曰。徐之物具在。可覆視也。夫人一一察之。果與初得時無異。凡受鑿之處。皆闐然有傷痕。夫人亦不能更持辨。梅喃喃曰。汝從何處盜來。仍以歸之何處。夫人嘿然久之。曰。汝將何爲。梅曰。余欲無爲。余將採用彼大外交家比根斯斐之無爲政策。若余

款不還。則別有他法。夫人曰。余已與紐約恩斯登公司定有借款之約。汝何所笑。曰。汝枉費光陰與心血矣。凡所謂公司。於今日商業中。殊無價值。余之貿易在歐美各埠。各有專名。在紐約之公司。即名恩斯登。設在百老匯路之百四十九號。夫人曰。然則余竟日與汝通信而不自知矣。梅曰。誠然。夫人憤極。逕出自念險象。環生。一無生路。欲覓一知音。舍巴爾曼無可語者。乃亟詣巴。盡以所聞語之。巴聆之甚莊。曰。伊西多爾之幣。必設法取回。余亦慮及。夫人耳語曰。思之。思之。賴君妙算。余已延彼來此晚餐。趁此時大可從長計議也。余今但能思得用藥竊匙之一法。然以余輩之經歷。不難別籌更善之策。巴卒然曰。伊不來矣。果如所料。伊之覆書已至。託詞有先約。竟不肯來。

四十四

某夜拉夫人陽稱頭痛。臥私室中。海梯旁坐。治針。滯相伴。電燈之光。熒然如豆。音

響四絕。如入冥途。時約十一時。則巴爾曼闖然入。其容甚沈靜。手晚報一紙。折疊之。與夫人以目語。夫人卽謂海梯曰。余欲一新手巾。能爲我取之乎。海應聲去。卽從坐躍起曰。汝但亟自鎖攝。余輩運大佳也。伊西多爾方與魯倫斯餐於蓮花會。余實尾之。渠猝患鎖骨痛。已輿往加林路醫院。余則得其匙矣。夫人乃離榻起。海適以是時至。夫人却之。謂當往就寢。不復需人。因啓門出。巴爾曼從之。及於梯次。謂曰。好爲之時。不可失。余已備車俟於路隅。汝當喬裝。則尤妥也。曰。此間止有其一。卽彼常用者矣。奈何。曰。聊勝於無。且常用者尤較純熟。余不獨得彼鐵箱之匙。乃並得其大門之匙。一俟事成。卽遺匙於其盥洗桌。彼方將自疑其更衣時所遺。第汝今夜病容殊不淺。則如何。夫人強自振曰。成敗利鈍。在此一舉。余當以全力肩之。汝毋鯁過慮。去挈車來。余今易裝行矣。巴曰。鍵汝室門。以防意外。方是時。海梯實匿隱處。畢得兩人問答之詞。兩人去矣。猶伏不少動。俄而夫人已返而

下樓。髮不烏而褐。巾蒙其首。著短緣之衫。瞥然一掠。逝如秋隼。海梯膽忽大壯。一無憚懼。卽從閣中尾之出門。直至街隅。見其躍上汽車。拔機疾馳。瞬息不可復見。海梯自語曰。余更有可爲者在。余當返室靜候。異哉。彼人數分鐘前。猶尸居餘氣。茲乃冒此大險。

汽車一息卽抵伊西多爾之門前。地僻人稀。加之夜永。乃無阻之者。屋中燈火盡滅。惟餘中堂一星猶熒。卽出鑰投牝中。應聲遽關。四顧陰沈。蓋居人皆就寢矣。尤有一慘綠之燈。正懸梯次。當伊氏書齋之門。門雖下鍵。啓之亦殊易爲力。室中絕聞。惜無自得火柴。夫人乃竭力向火鑪邊摸索。久之無所獲。反似聞有人呼吸聲。近在目前。夫人以爲神經衰弱故也。幸火柴卒已覓得。卽劃其一。盡然其煤汽燈。久處暗中。驟得光反如盲瞽。頃之目定。突見一枯槁黧黑之人。方據椅坐。驟起而相對。咄咄逼人。不可向邇。厲聲曰。奇哉。乃遇爾於此地。夫人力掙欲語。觀其人之

面立噤不成聲。其人維何。則加雷特查爾登也。

四十五

狡兔處網羅中。四面馳突。無往而不遭挫抑。拉夫人之境。蓋有似之。雖有微纖之隙可遁者。而查乃鵠立門前。查之所以能識夫人爲其亡妻之仇者。以是夜適作西班牙式之喬裝故也。不然。夫人無此浩劫。兩人對立無言者移時。查首發聲曰。今者卒得汝罪人矣。夫人曰。是何言。與余得何罪。查曰。汝致余妻於死。不啻親刺刃於其胸。方余之未歸。余妻盡得汝之劣迹。汝懼罪爲先發制人計。乃僞作余手書。以離間余夫婦。余妻不察。遂飲酖而死。汝本欲收回其書。而余出不意遽返。事遂暴露。余之所以隱忍無言者。不欲余妻蒙自盡之名也。夫人流目四盼。默籌兔脫。因曰。是也。雖然。人言皆謂此書非僞。且汝何以證明之。聽吾行耳。何絮絮爲言。次欲趨門側。查格之以臂曰。止。吾事未畢也。吾本欲見伊西多爾君。坐待於此。乃

獲此意外之幸。吾將召警捕汝。夫人齒冷曰。試問汝以何罪捕余。曰。卽以竊盜之罪。汝竊余妻之珍寶。余妻覺之。余僕某亦覺之。彼時汝僅能投之井中以滅迹。後乃從彼更竊得之。夫人曰。噫。汝安從知之者。曰。余親見之。且見汝之黨徒巴爾曼。夫人叫曰。然則窗間人影。果爲汝矣。雖然。此不足以懾余。余終不服。誰則爲證人者。曰。有之。尤有一人。與彼美髮之西班牙婦人。於事出之夜。同在隅屋。夫人聞語。易笑爲驚。亟曰。彼人誰氏。查曰。汝毋急問此。今罪人斯得。吾妻之沈寃可雪。吾當鍵此門。而從窗中召警察。無論如何。卽彼竊盜一端。已足懲汝有餘矣。夫人曰。若然。則所竊之物何在。汝能指出否。曰。卽在余手中。查尙欲有言。及喉而止。夫人曰。設余自認。則汝能允。曰。汝無訂約之權。坐而語吾以此事之原委可耳。夫人復揚其目。念此時巴爾曼必已疑及有變矣。所望者。能入解此圍。然度巴之爲人。智有餘而勇不足。雖疑終不敢來。夫人衣底本有匕首一枚。苟有隙可用。一出此門。

立脫取西班牙之喬裝。還其本來面目。查爾登亦不能更辨之矣。謀定。於是謂查曰。吾告汝。吾初謀得汝手迹。乃剪裁拼湊成一長函。而付諸影印。然後朝夕臨摹。以期畢似。我自幼卽擅此技。汝不信。可以筆墨來面試也。查爾登諾之。果爲取筆墨。夫人以爲不堪用。查乃俯首更覓其餘。夫人縱身一躍。出匕首直刺查胸。查驚覺。急格拒。刃遂偏下。中其肩。查負痛遂倒。俄而痛少定。卽聞歷階闔戶聲。神志頓清醒。從血泊中輾轉至窗前。大呼警察。『速捕此婦人。渠爲殺人賊。』

四十六

方巴爾曼之候於門外也。越半句鐘。來音渺然。絕無朕兆。乃大疑懼。乍欲入視。俄頃復變計不行。聊出紙煙消遣。計警察過其旁者兩次。每次必注意察視此汽車。至第三次。則已欲致詰矣。突有狂呼殺人聲。繼之以步履馳驟。又繼之清厲之警笛。歷落相應。於是拉夫人狂奔上車。氣息才屬。巴爾曼方欲叩其故。夫人急曰。此

時毋遽問我。速開車歸家。路途愈遠。乃愈善。無令彼曹追及也。言時。一警察已馳至。欲止車毋行。彼實未疑及車中人。但欲有所詢問耳。巴更不之顧。拔機疾馳。去既遠。乃迴謂夫人曰。可以言矣。事究何如。曰。天乎。余乃與查爾登相遇。渠坐待伊西多爾於暗中。曰。然則票未得耶。曰。何暇及票。事有甚於此者。余之厄運甚矣。假令今夕不作此裝。查必不能相識。天也。夫復何言。速。速。又一警察自暗中出。欲相阻。而車行以每小時七十英里之速率。如電光石火。竟不可及。夫人乃續曰。余滿思乘隙兔脫。而渠監守甚嚴。云將捕余入獄。余乃大懼。陽爲力竭。示以作書之狀。乘彼俯首取筆時。刃遂及其肩矣。渠猶忍痛呼援。夫人言至此。蓮喘欲沈。流汗被額。曳巴之臂。遙見警兵多人。當路羅立。而巴運其妙腕。自人叢中左縈右拂。竟得脫出。轉赴車頓街。其地距家已近。隱約可辨林登街之長術。又有一人影自閘中冉冉出。車亦不顧而疾馳。巴輕語曰。今之上策。惟棄車而徒。踰欄匿園中。

耳。車力已竭。更馳則敗。倫敦之消息最速。瞬息間人皆知有殺人賊乘汽車而逃者。於是有長繩橫大道間。冀截汽車使止。而車速率太高。裂繩而過。路人見之譁然。車已及林登街之隅矣。忽遇當路之木材。車顛而覆。車中人被擲幾死。幸其時無人。巴爾曼力曳其黨曰。汝受傷當不甚重。屬有天幸。吾曹得不死。彼端有欄。可踰而匿也。於是二人相將側身入匿叢樹間。警察已聞聲至。持燈徧照。且以手摩刮車身。驚呼曰。此何物也。另一人詢曰。有所獲乎。曰。此車本光澤可鑑。其光甚於手中之燈。今乃覆以黑鉛矣。

四十七

捕者徧事搜索。獨不及叢樹間。既不得罪人。則亦棄去。林登街遂仍歸寂靜。二人相將出。拉夫人面目傷敗。流血模糊。假髮亦亡。右踝受創尤劇。問巴曰。余面如何。曰。傷甚矣。恐數日內不能見人。奈何。夫人精於化裝術。有獺髓點頰之能。初不以

此爲意。惟急欲歸家耳。因促巴行。蜿蜒匍匐。幸達家門。無人覺。孰意門乃下鍵。力拔之不開。巴怒曰。余固屬汝鍵門。而自攜其鑰。此必警察曾來。見門虛掩。乃呼僕起鍵之也。奈何奈何。夫人曰。往後門一試。乃往後門。而後門亦固扃。不可啓。蓋海梯逆知夫人之將歸。故設此以破其奸計。二人術窮。巴曰。無已。汝徑自叩門而入。雖危不暇卹矣。但云中途馬驚。車覆而傷。設法遣去衆人。余則蹈瑕抵隙而入。夫人從之。按鈴而門啓。海梯赫然當前而立。睡眠惺忪。肩圍素帔。海梯之啓門。出於有意。良不意夫人之狼狽如此狀也。婦人心最柔慈。卽怡色詢其痛苦。且欲爲之取水與巾。夫人止之曰。余爲人作嫁。幾陷不測。汝今姑毋多問。速多取白蘭地及蘇打水來。夫人旣得水。飲之無餘瀝。春色頓上頰輔。海梯立候其言。而夫人籌思矯飾之策。不能得。乃欲出柔和之手段。以牢籠之。卽曰。今痛少定。當往寢室。海梯。吾實告汝。今夜吾作大愚事。蓋外間有人圖儂。欲劫吾財。且傷吾命。吾乃不知而

陷其計。海梯言出余口。而入汝耳。勿令第三人知之。汝能設誓允余乎。海梯聞語。大躊躇。欲允之乎。則戈登安可不告。欲不允乎。則何詞以對夫人。忽甬道中有悲惻之啼聲突起。蓋瑪妹爲門鈴聲所驚。醒而不見海梯。故起赴樓下。欲一覘究竟也。瑪妹及門。卽以手自揩睡眠。呼曰。母乎何事。海梯方立當其前。卽握其臂。強之俱出。曰。無事。但借我來就睡也。海梯私心自慶。賴此一舉。乃免作違衷之然諾。一。至明日。戈登將盡知此事矣。伺瑪妹寢後。亦卽自還臥室。海梯芳心宛轉。實無一刻不思浩然歸去。願以戈登之故。勉爲之留。未知此境何時終止也。是時巴爾曼亦已乘隙入門。狂飲白蘭地。膽氣倍增。語夫人曰。今欲何爲。夫人默然不置對。

四十八

卜勞特囊中攜一長方而潔白之紙。欣然往訪魯倫斯。魯一見。卽報之以微笑曰。

君今往拘拉拉治爵夫人乎。普曰。成敗不可知。證書則已得矣。抑余已解決隅屋中黑鉛之問題也。魯曰。敏哉。何以得之。卜曰。此幸耳。魯曰。實告君。余早知之。蓋拉夫人有一摩托車。其速率之高。幾於可以同時並在兩地。於是乃爲之籌喬裝之法。法之善者。無過於黑鉛。倉卒之間。可使黑白互變。顧此車昨夜亦已敗露矣。卜曰。噫。君已於報紙中得之。然則彼西班牙人之謀刺查爾登。君亦定知之也。其人乘此車而逃。車覆。乃遺其髮。余輩尋得製造此車之工家。亦已承認買主之爲誰矣。是以余不揣冒昧。徑以報長官。乞得此拘捕文書。魯徐曰。倘令余爲見證。侃侃而言。則吾勃醫生之無罪。庶可不辨而明。今且問君。查爾登今日何如。卜告以稍愈。查之傷勢。不過失血稍多。一二日不難親預廷審也。

卜乃徑赴林登街。與偕者爲二便服之警員。既抵夫人宅。卽各守其前後。導卜入者乃海梯姑娘。海梯頗識偵探之面。卽詢曰。君來得無有異。卜低聲略以來意告

之。其推心置腹待海梯。蓋亦冀海梯之有以助彼也。且轉詢曰。女士夜來亦得無有所見乎。海梯遲疑有頃。乃撮要以告。卜曰。前後印合。情節瞭然。但彼人當時究匿何處。實難索解。言次已有一頎長之僕來導客與夫人相見。夫人盛服而坐。加非蓋置其前。笑謂卜曰。尊容甚熟。君非擔任隅屋中案之偵探乎。卜曰。然。抑僕之來。初不爲此。僕奉命逮拉拉治夫人。爲有行凶之證據。夫人不名拉拉治乎。夫人顏色不變。曰。此名是也。卜曰。然則卽請夫人同行。夫人曰。在理。君當允余一更服飾。余臥室卽在比鄰。此爲出入必經之道。無勞慮余之遁也。言次。且呼其女僕入。助理衣飾。卜亦坦然獨坐待之。越十五分鐘許。乃有一短髮窄衣之婢自鄰室出。無意中猶迴波一盼。卜亦目逆而送之。無何。卜漸覺不耐更候。且稍疑有異。及排闥入視。則已闕其無人矣。而臥室之旁門固依然下鎖也。卜大失望。急至門首。詢同來之警察。警察以僅有一婢女出門對。卜曰。然則速尾之。速尾之。

四十九

自拉夫人脫逃後。消息已轟傳全城。林登街第中僕役紛如鳥獸散。獨海梯不忍棄瑪妹。獨留。是夜十一時。瑪妹熱忽加劇。海梯思得勃醫生爲之診視。援鈴呼人。竟無應者。乃自下樓覓人。始知巨宅潭潭。已成鬼窟。大怖。念電話器尙存。即由電話促勃速來。勃來已深夜矣。海梯自爲之啓門。引視瑪妹。勃曰。勇哉卿也。乃獨居巨宅。然此女病狀甚惡。法當移之海濱。俾得鹹水與空氣。宜速速去此。瑪妹方似睡非睡。渴而呼水。勃曰。勿與水過多。當飲以我前日所開之藥。每小時數滴。但切記不可多耳。海梯卽出一小瓶。上書有毒者。細審無誤。始傾而出。然手顫甚。勃曰。卿今夜覺不寧耶。海曰。吾日日如是。非與此屋長辭。恐不能復故也。勃乃趨趨欲行。海親送之出。立談又有頃。始手闔諸門。返視瑪妹。瑪妹時猶未寐。曰。汝一去何久。汝適在門外。我呼汝而汝不來何也。海溫語曰。吾適並未在門外也。瑪妹曰。不

然我聞汝聲而呼汝。汝猶低語曰：「勿聲。」繼乃聞汝衣裳綵繚以去。海知與小兒爭辨無益，卽自認遺忘，曰：「姑舍是。盍飲藥乎？」瑪妹堅欲飲水，海乃親爲下樓取之。瑪妹狂飲如鯨，不遺餘瀝。然後海更持瓶注藥，海心固縝密者，視藥瓶標籤確不誤，仍持藥就鼻端嗅之，則味已大異。海大驚，憬然而悟，必有人潛入此室，以極毒之品易去原瓶。冀毒斃小兒，因入醫生以用藥不慎之罪。涉思及此，不寒而慄。然念此人策旣得行，必仍以原瓶置故處以掩耳目。遂息燈就寢，而移榻就燈機關，以待非常。久之果覺有呼吸聲，突聞於室，漸聞簾波之動，又漸聞置藥之案上有悉索聲。海乃不復待，急手撥機關，燈光湧照，其人出不意，噉然而呼。藥瓶猶在手，海大呼曰：「殺人賊，今捉得汝矣！」但見其人突出手握電燈，力握之，至於破裂，室中遂闇黑如故，邈然逝矣。

五十

林登街之怪劇。至此終止矣。次晨卽有好事者多人。至宅中窺探。警員竭力阻之。並允海梯攜瑪妹離去。海梯卽出赴魯倫斯家。戈登亦在。兩人皆極歡迎。然勃之面容。始終嗒然若喪。海具述夜來所見。勃曰。此敗我等名譽之毒計也。卿有用藥不慎之嫌。而我得刀圭殺人之罪。爲醫生而得如此罪。寧復足以自存。此人暗中更換藥瓶。一次不已。而至於再。所以爲卿所覺。其人吾固知之。卽拉拉治夫人也。海失聲曰。否。彼豈能爲此。彼豈爲報仇之故而犧牲其骨肉耶。彼雖殘刻。吾意未至於此也。勃哂曰。卿確信瑪妹是彼親生耶。海不能對。海雖覺夫人待女絕無眞性情。初未疑及於此。徐曰。此固非余等所知耳。然君有隱憂。似隱而不以告我。何其不能推心置腹耶。勃頗感動。卽曰。曩余志願甚奢。今乃陷入厄運。始猶恃醫金所入。可資薪水。今日已無復就診者矣。於是不能不求之借貸。海曰。何不貸之於報紙中登告白者耶。曰。正緣如此。乃有今日。余爲人所愚。墮詭計中。明日不能償

五百磅者。敗矣。海聞之氣奪。亦不忍再責勃之鹵莽。但詢此貸款者之爲誰氏。徐曰。勉之。無自餒。余誓將爲君籌一生路。

海梯時已成竹在胸。一小時後。徑赴伊西多爾處。悉以勃所語語之。欲得伊之籌畫。伊深悉海梯之有大功於此案也。一見敬禮有加。聆其言畢。卽曰。女士。余今不擬以資周勃君之急。蓋如此反有傷勃君之意。請姑以此貸款者姓氏語余。海如言。伊頓軒眉有得色。曰。得之矣。此人余所素悉。余當往諭以取銷重利。勿苦債主。女士無憂也。言畢。仍力吸雪茄。海梯知其確有把握。心大慰。曰。果爾則余以全力仰仗先生矣。

伊西多爾俟雪茄畢。乃步行赴市。至哀蘭曼格巷一小辦事室中。遇一肥臍多脂之人。猝然謂曰。我來爲勃露斯醫生也。汝速郵告勃以債可緩還。我不苦汝。否則卜其人曰。然如余之雇主何。彼夫人以貲傲余。伊代續其言曰。陰害勃醫生。且

曰。此人今在倫敦也。其人極杌隉不安。欲遁詞以對。則伊雙瞳炯炯逼人。乃曰。彼昨日在倫敦。伊曰。聽汝誑言。吾不相責。但勿苦逼。勃醫生足矣。吾一聞汝名。卽知中又有詭計。行矣。俄夫曼勿忘余言。伊微笑而出。念無意中又得一層綾索。自語曰。此婦猶在倫敦也。偵探聞之。當喜何如耶。

五十一

伊西多爾以此語卜勞特。卜未以爲奇。蓋偵探已遍索輪船火車各出口不得。可徵其必仍匿倫敦也。卜曰。得巴爾曼則得之矣。得之與否。盡此一星期。遲緩乃彼之利也。伊曰。彼竟兔脫則如何。曰。則必仍往彼曩日在歐洲之巢穴。曰。君知其巢穴所在耶。曰。否。不能知其詳也。然余深佩此婦之才。據調查所得。其歷年所誑去。除負債尙近百萬金。此不駭人聽聞耶。受其害者獨梅特蘭。默不自訴。彼自言已受愚矣。錢亦不能復返矣。曷爲自訴以騰笑於天下。卜又凝思有頃。曰。余意欲往

覓拉拉治雷納。或能誘彼告余以彼婦往日之蹤跡。

雷納一聞卜語及婦名。張目狂唾不已。盛怒不可遏。咻咻然曰。此婦與余家稍有瓜葛。自幼卽以色蠱余兄弟。天性狠毒。唯以破人情愛爲快。意有所歡。俄頃又棄如敝屣。尤喜挑撥成釁。其何以嫁余弟。不能詳也。余爲好飲。以酗酒入官。婦乃棄之去。後此遂絕迹不相聞。余至巴黎。無意中乃遇之於馬戲園。無如又聞其在羅馬活動於政治界。繼乃知其爲貴族。居倫敦。余兄弟時已賣去薄田。餬口於四方。不期而亦俱至英倫。初未謀面也。一日忽逢弟。弟告余。已得其妻蹤跡。其妻誘致之隅屋中。欲生囚之。弟忽以術得脫。且向之索得巨金。允以一半餉余。顧余初未收得此金。而弟已遭婦毒手矣。余一日得脫。誓當走遍天涯地角以求之。萬一求得。當手劊刃於其腹。以報其殺余弟之慘。雖國法隨余之後。所不顧也。

雷之談片止此。與此案頭緒殊尠補益。卜還以告魯倫斯。俱大失望。卜曰。雷固深

知此婦。特不肯盡言耳。魯曰。固然。余尙疑其未必不知此婦現時之窟穴。余頃又有一新思潮湧現。縱雷出獄。觀其何往。亦一策也。普深然之。議定別去。

三日後晚間。卜往魯室同餐。正縱談間。聞賣報童子高聲呼曰。隅屋命案。——雷納拉拉治逃出霍羅威。——守者重傷。——逃者無蹤。——

五十二

一夜監守者微聞啄剝聲。以爲鼠子嚙物。不以爲意。而雷納拉拉治竟至牆頂矣。先垂雙足。四望無人。一躍而下。蓋其時適有圯者修葺。遺有梯焉。且以未定罪。故未易囚衣。故如是易易。旣出險。乃沿電車軌道行。似胸有成算者。行至滑鐵盧橋旁。遽折入一僻徑。至一狀類空廢之屋前。停足叩門。門旋啓。線光射出。見爲屋內人。雷納驚駭後退。已而二人絮語良久。其人露驚訝欽服之色。乃相將闔門入內。雷納問曰。倍卜。人均未至乎。吾將於今夜實行復仇矣。語時貌至嚴冷。倍卜曰。未

也。雷納曰。彼等皆以爲我在監中。少頃見我。當出意料之外。倍卜但點首無言。引雷納至一暗室。室無餘物。僅一長桌及椅數張。聞叩門聲。倍卜出啓門。引四人入。皆兇獮與倍卜等。衆見雷納。皆歡然相賀。已而各出紙煙燃火。室中煙霧騰漫。雷納向一人曰。露基。我信汝接到耶。露基曰。然。雷納曰。此信我作於獄中。竟未爲人覺察。誠可喜也。見者皆以爲平常書信。孰知皆字字有深意。汝照我意行乎。露基曰。然。我卽往見安安尼。渠果入我殼中。君所欲之人。今夕必來此。衆皆沈默吸煙。獨雷納頗煩懣不安。時以目視門際。久之門際果有聲。倍卜往導二人入。後一人衣服較整潔。旣入。雷納大呼。自椅躍起。遽將門下鎖。向後一人曰。巴爾曼先生。晚安。吾儕至歡迎。汝請姑坐。巴爾曼廢然倒身椅上。見所有人無一識者。且貌皆兇徒。知處境甚危。因四望室中。亦無可遁之道。雷納授以煙。亦棄之。雷納曰。汝猶識我乎。吾與汝固曾相識者也。當日我之被囚。賴反納也。非子賣我耶。巴爾曼欲答。

終於無聲。雷納又曰。我茹苦兩載矣。立志必復此仇。我既言之。誓必踐之。子當日所謀。懼我爲累。故相陷害。當日子豈若今日耶。今子富矣。巴爾曼微聲曰。我仍窮。與汝同。雷納曰。此答詞美哉。汝今夜之來。非爲欲見吉梯乎。恕吾冒昧。暫借吉梯名一用。更告汝。今夜吾得至此。亦誠出意料之外。吾友輩本欲代我復此仇。今我既脫身重圍。更無須友輩代勞。當躬復斯仇矣。巴爾曼一不之答。但滿腹籌思。四望觀察。謀遁計。雷納見其無詞。怒曰。汝何爲不答我。乘我未剗刃於汝腹之先。可容汝數言。奈何無聲。

五十三

巴爾曼俯而股慄。淚承於睫。蓋巴之爲人。智則有餘。心肝則全非人類。苟全己之性命。雖陷其親。所弗病也。此時已知拉拉治已宣布其死刑矣。拉拉治呼曰。曷爲匍匐於此。觀汝此狀。令我欲嘔。寧無絲髮丈夫氣耶。汝其就死。衆聞末一語。譁然。

和之。皆曰：宜就死。拉拉治續曰：汝聞之耶？汝當就死。汝之性命已在吾掌握中。惟吾所欲。然猶有一自新之路。可以貸汝一死。視汝擇之否耳。巴爾曼立從地下起。猜猜曰：可。可。但言之。拉拉治曰：噫。吾固知汝可與言理者也。汝終不卑賤若是。並已之一命而不欲顧全也。甚善。然則答吾此問。吾當於何處覓黎安那拉拉治。巴爾曼駭然。其駭者。非欲拒絕此條件也。賣其主以自全。固所弗恤。特如是則所計畫完全失敗。將以窮困終於英倫。不復有安居大陸之樂。顧狐疑俄頃。仍毅然曰：諾。吾將爲導。拉拉治狂笑曰：固知汝無不諾。天乎幸哉。汝非吾國人。賣一婦人。易易如此。直狗彘耳。蛇蝎耳。然既貸汝命。汝當知服從。因起謂衆曰：吾今攜此人同往。此人衆皆熟識之矣。任其賣我。我知其不敢告警察。蓋警察亦正通緝此人。渠告警察。不啻自投羅網。然此人多詐。苟有萬一之變。亟報告總機關。不出一星期。終當正其罪也。狗乎。來。踵隨。汝主矣。

拉拉治向街中直步而出。念積仇當復。熱血狂湧。家世以亡命爲業。亦初不覺其爲罪惡。巴爾曼本自有其巢穴。被誘而出。卽拉拉治之策畫。渠知巴爾曼一入牢籠。卽將吐實也。中懷險賊。夜色乃愈覺其森沈。巴爾曼趨起其側。亟欲執途人大呼。訴其越獄。又欲赴最近之警署。顧皆如拉拉治所料。有所忌而止。拉拉治曰。行近矣乎。曰。行近矣。斯時已入較繁麗之街中。最後停於林登街之空屋前。拉拉治喃喃曰。此其是耶。曰。然。卽出匙授拉。曰。此時尙無守屋者。汝自入可也。弗復須吾矣。拉拉治卽獨入。蟄伏其中。門窗悉閉。一無聲息。久之。果有投匙聲。俄而門闢。拉拉治急攔來人。握得絲巾一角。其人未及呼。拉拉治申申細語曰。勿聲。吾初入。不識門徑。汝宜導我入一室。俾可燃燈縱談。汝宜細思。吾有兩手。其一方握利刃也。其人不復拒。因共循牆。至最後一室。電機一振。而燈明矣。拉負手獍笑。屹立如石像。黎安那則嚶然一叫而絕。曰。雷納。汝來殺我也。

五十四

魯倫斯正著外套。將往俱樂部。時已十一句鐘矣。向海梯曰。汝如是重視瑪妹。勃露斯不將生妒乎。瑪妹並無大病。吾實告汝。蓋今日午後吾方有所事事。懼其爲擾。故與以楊梅食之。或食之過多也。海梯曰。吾實憐此孩。魯倫斯曰。吾豈不憐彼。但汝愛之。宛如己出。亦已情至義盡矣。幸哉此無母之兒。乃得汝而母之。吾確知此兒決非拉拉治夫人親生也。海梯曰。然則彼何不憚煩而爲此。魯倫斯曰。吾親愛者。汝焉知此正其用意也。必有此兒。然後可以增高其地位。其意若曰。吾夫已死。此兒爲遺孤也。

於是魯倫斯含一紙煙去矣。樓上乃爲瑪妹索人之聲。聲煩怒。足徵此兒之嬌縱。海梯走慰之曰。兒乎。何所苦乎。欲何物乎。瑪妹語以欲水。海梯欲飲以蘇打水。瑪妹不可。必欲得水果鹽。非水果鹽者。明晨必大頭痛。斯時屋中乃無水果鹽。海梯

略一凝思。乃曰。善。余卽往爲汝市之。時夜已深矣。售鹽之所。尙可里許。海梯以終日家居。亦思吸夜中清氣以自振。獨往不懼。意頗得也。

海梯歸途。經愛爾登場。此地尤岑寂。更少燈火。覺不遠有足聲。甚迅疾。愈行愈疾。兼有追蹤之者。正諦聽間。突有五六人。自樹影間馳出一剎那頃。輒見兩人格鬪之影。刀光四射。海梯不知所爲。方欲奔救。俄一巨掌攔其腕。駭極大呼。而第二掌亦來掩其口。則聞一粗厲之聲附耳曰。立此無聲。人家報仇。自有恩怨。勿容多事。幸恕唐突。僕亦非獲已也。海梯心震盪。惟恨經時之長久。實則數秒鐘頃。卽有一人倒地不動。行凶者相將飄忽逝去。卽以手攔海梯腕者。亦猝不見。海梯驚駭甚。其人去已遠。始覺己之被釋也。於是狂呼乞援。少頃。有警察蹣跚來。乃舉所遇告之。警察夷然曰。是誠不幸。因舉手中燈照地下人。曰。此時當用著醫官矣。乃吹警笛。號集多人。比其人從地上昇入傷車。海梯覩其面。乃大出意外。蓋其人乃巴爾

曼也。然海梯屢逢奇變。心神已習於鎮定。知此一波折。又爲隅屋中案關一境界矣。

海梯乃語衆人。吾實知此人。方吾在拉拉治夫人家爲保姆時。常見其來。吾非他人。乃小說家祈爾伯魯倫斯之姪女也。吾叔之家。近在咫尺。盍先昇往。傷者不可久延也。衆從之。旣抵魯家。臥之牀上。醫生視其傷。謂流血過多。有生命危險。姑去。覓看護婦來。頃之。衆散。惟海梯一人守候。默念關鍵。今落手中。使傷者能言。則聆其所傾吐。當可豁然於往事之積疑。

無何。巴爾曼則竟甦矣。張目四顧。呻吟曰。吾何爲而在此。海梯以數語囑括前後。告之。且屬以勿言。但靜臥。不久當愈。巴爾曼微笑曰。更待何時。余不久當死矣。自取也。復何言。海梯正色止其更言。巴爾曼曰。善。汝誠慈愛之仙人也。使余能告汝。以一言至此。氣竭。仍闔其目。

五十五

巴爾曼一生選奠。獨臨死有從容之概。蓋海梯純潔之姿。足以潛移其頑性。巴爾曼問有人曾見里昂納拉拉治否。海梯答以無有。乃似甚驚訝曰。汝確知其不在林登街附近乎。海梯告以林登街家具正在拍賣。更無人在彼。曰。異哉。然余有一事欲懇姑娘爲援手。吾一生慊然於中者。惟此事。姑娘必爲我懺悔之。海梯曰。苟有利於汝之天良。吾何吝。曰。善人哉。使余多見若姑娘者。數人。此生當不以惡人終。吾所言乃關瑪妹事。姑娘亦曾疑瑪妹非里昂納拉拉治所出乎。海梯曰。吾叔固屢言之。曰。令叔料事誠然。瑪妹乃余姊之獨生女也。余姊居佛羅倫司。余嘗脅余姊爲某種事。弗遂。遂挾其女而去。此四年前事。余姊不知余所爲。方謂其已死。悲哉。余死之後。乞汝爲告余姊。但汝須得其住址。海梯急曰。告我。我當急以書告之。曰。余不能記憶。但乞汝自往尋之。汝知林登街屋最上層。余所常居之小室乎。

隅有承塵。其上有小匣。中貯信函無數。其中一紙。則余姊之住址。其餘乞以一炬了之。海梯曰。苟能入彼屋者。余甚樂爲也。曰。入之甚易。余有匙焉。在外衣中。以此乞汝。幸爲成之。以下尙有所言。漸低不可辨。俄而閉目。逮看護婦來。則死久矣。此人就此了結。其何以被刺。凶手誰人。莫能明也。

數日後。海梯念此約。乃獨赴林登街。時值午晴。風日甚麗。故雖空宅。猶不覺其可怖。室中陳設悉去。灰塵四塞。地板上足痕狼藉。海梯且行且念。此殆末次入此屋也。上樓入小室。果於匣中覓得住址。卽出火柴。舉餘紙付鑪中。然之。紙多不遽燼。舉頭遐矚。乃適對隅屋。時日光射塵暗之窗中。乃有憧憧人影。往來其中。注視之。影再現。且有瓦斯之光。再注視之。有手持物置瓦斯上。物乃壺也。須臾遂渺。

海梯歸途。乃又得一奧秘。意者卡爾登此番曾留一守屋人。以杜人闖入耶。果爾則所見無足怪。乃舉此告魯倫斯。魯倫斯擲筆大叫曰。乃爾耶。我乃愚甚。不早見

及海梯。汝今已覓得拉拉治匿身地矣。

五十六

里昂納拉拉治自知途窮。勉作聲曰。吾以汝爲在獄中也。雷納曰。然則汝知吾之在英倫邪。吾固曾在獄中。非然。汝當不至猖狂若此。吾今問汝。吾弟安往。汝夫安往。里昂納遲不答。此際勇氣已漸回復矣。蓋瀕於危者。既非一度。意志愈以堅凝。乃覺世間無不可處置之事。其不答也。心有所籌畫也。願兩人短兵相接。旁無救援。安所得遁。里昂納之來。爲欲取物。初不意逢此糾纏。兩人之入室。皆未爲人所見。鄰人決不料空而且闇之巨室中。乃有兩人爭性命於呼吸也。

雷納咻咻然復問曰。吾弟安往。黎安那曰。汝固知之。何爲問我。渠已死矣。死於鄰屋。曰。渠何嘗死。爲人所毒耳。黎安那毅然曰。誠然。吾不諱。吾夫以露財故。爲戈登勃露斯醫生所毒。雷納噴之以鼻。起往門次。黎安那大笑曰。吾決不思遁。吾何爲

遁。吾固無毫髮罪也。曰：汝誘致之於隅屋，飲以毒藥而囚焉。曰：是亦誠然。吾夫覓得吾，知吾今富，向吾索錢。吾時正乏錢，懼其宣揚於外也，飲以藥而留之隅屋。未幾，吾偶得一巨款，乃贈渠四百金鎊。渠言欲分其半以贈汝，吾亦許其外出，俾得易成紙幣。雷納不耐，曰：然也。然也。我皆知之。汝何爲而殺彼？黎安那夷然曰：吾何爲而殺彼？彼縱飲自求死耳。雷納來時，挾萬種悲憤，此際僅目中猶露凶光矣。卽曰：然。汝當時在隅屋喬裝爲西班牙人。一曰：誠然。里昂與吾已彼此相諒，兩無異言。渠擬贈汝金後，出遊外國。吾所以不得不喬裝爲欲避人耳目，可常往也。孰意事畢，瀕行數夜前，渠又墮入白蘭地瓶中。一夜更深，往視之，則已死矣。噫！又孰知余之罪，卽在此一視。非然者，不蒙殺人之嫌也。雷納雖凶狠，聞此委婉掩抑之聲，亦不覺移情。黎安那哽咽有頃，續言曰：顧余安能坐視。卽倩巴爾曼以汽車迎勃醫生爲避耳目。故巴僞爲瘖人，吾以獨居對死人，怯甚。比勃來，卽避去。勃卽於是。

時下手矣。汝兄所備以贈汝之紙幣。後由勃手付入它騰漢姆宮街之一木器店。每張之背。皆有勃之署名。汝想已於報紙中見之矣。當非余之譎語矣。雷納默然久之。乃曰。今吾語汝。我來原爲殺汝。以復兄仇。初見吾來。心實惶懼。黎安那曰。誠然。吾見汝目光。而知汝之來意。然此時吾已不懼矣。曰。吾亦知之。第汝知吾何以至此乎。吾等以吉梯之名。誘巴爾曼至。問汝住處。巴爾曼懾於威而賣汝矣。雷納意其聞語當盛怒。而殊不然。黎安那笑曰。若然。則汝受愚耳。吾烏得爲所賣。渠知吾一見汝。必能自解。不然。亦決不令汝來此。汝之智寧。巴爾曼敵邪。雷納至此。已無復來時。一往無前之氣。乃覺久餓。須先果腹爲佳。遂語黎安那曰。汝且去爲覓食物。療吾饑。吾鍵此門。不患汝遁也。

五十七

尋常空屋中。決不能得食物。顧林登街之屋。巨屋也。雖廢無人居。容或有旬日前

之殘餘。爲閩人所不暇檢點者。黎安那假此機會。周歷各室。先入廚房。無所得。乃入儲物之室。得沙丁魚一匣。餅少許。入地室。又得酒一瓶。悉以授雷納。雷納將之。以入餐室。斯時黎安那乃得一計。計出閩人室中之電話機。乘雷納之狂飲也。急入此室。闔其門。掣電話鈴。時夜已逾午。回音甚速。黎安那作皇遽之聲曰。號數吾不之知。第欲最近之警署。司機者曰。最近之警署乎。第一〇七號也。俄聞警署厲聲問何事。黎安那曰。此爲林登街一號拉拉治夫人宅也。此宅已空。茲乃有賊入於餐室。警署中可派人來乎。答云。立派人來。黎安那心乃大慰。知計又奏功矣。既返餐室。見雷納方以刀啓魚匣。飲啖甚豪。顧念警察雖能緩目前之急。然使其窮究根底。不反於己大不利邪。因潛往啓客室之窗鍵。俾急時可由此入花園而遁。雷納引頸吸酒盡一瓶。乃噓氣而言曰。得此差復。乃翁當日豪氣。余當吸紙煙。再續未竟之談。夫人。余今讞囚矣。言次。凶威復露於眉目。黎安那作鄙夷狀。曰。恣

言之。余無所懼。雷納曰：余今問汝。汝言汝予余兄以四百金鎊——言時忽覺黎安那不注聽己之言。而傾耳於門外。黎安那狀態極自然。一似驚疑實甚者。謂曰：汝有所聞乎。雷納搖其首。黎安那曰：吾與汝殆爲人所算也。試從此處簾隙外窺有所見乎。則見一警察。鵠立門首。與人作手勢。有所傳達。俄聞履聲窸窣。然。俄聞砰然一聲。而門啓。黎安那呼曰：汝當速自爲謀。花園中有梯可達屋頂。勿復顧我。一藍衣警察。已立餐室門次。雷納出不意。撲而踣之。然後飛馳上樓。屋中曲折。非所素習。然亦悟得黎安那告以樓梯所在之意。黎安那則較安詳。躡入客室。客室之窗鍵已鬆。更不難從此躍入花園。則聞室中喧呼之聲。又聞一警察叫聲如怪。鳴。來自屋頂。知雷納入網羅矣。急趨綠門。乃綠門外亦有一警察。欲從此遁。不可得。欲留園中。則轉瞬必有來搜索者。正躊躇間。屋上起告捷之聲。再視門外。則警察去矣。

五十八

雷納既上屋。屏息蟄伏於煙鹵側之黑影中。既不能別尋生路。而舉足卽有下墮之虞。乃深悔轉不如仍往就囚之爲愈。頃之。警察之聲愈近。尋得傍屋之梯。羣噪曰。在是矣。在是矣。雷納望見朦朧天際。初現一冠。繼以碩大無朋之軀體。以燈四照。初蟄伏之人出現矣。雷納亟隨屋脊斜勢。側身而下。顧失其重心。一足已懸簷際。警察踵至。按而持之。雷納欲掣刀而未敢動。警察已知其意。卽曰。汝欲自戕。則任爲之。若欲牽余俱墮。汝亦不得獨活也。雷納此時誠不欲遽死。乃曰。吾當從汝。抑汝曹已得彼婦耶。警察瞠目不解。

雷納既下。諸室皆滿燈光。羣警皆集。復問汝曹得彼婦人乎。一人舉燈照雷納面曰。誰見有婦人者。雷納曰。吾今既敗。何惜相見以誠。諸君知今日霍羅威監獄有逃犯乎。警官曰。然汝何所知。曰。無他。吾卽其人耳。吾之來此。爲復一仇。諸君以我

爲竊賊乎。猶未至此也。我來覓一婦人。此婦人今安往者。諸人咸曰。未見。雷納曰。然則吾滋惑矣。汝曹何以知吾在此。曰。有人以電話告警署。意其爲守屋人也。雷納頓澈然悟己之受給。警官復問曰。卽此與婦人何關。雷納不答。而額汗泫然。但徐曰。送我入囚。告汝卜勞特明晨來晤我可也。

卜以次日往。二人相見頗歡。雷述昨事曰。昨日所得。誠不枉費。余友已早爲佈置。余出卽得巴爾曼。余問以黎安那所在。初不肯言。以術脅之。乃言。君試思其果何在也。卜曰。必林登街也。曰。然是其果在倫敦也。更有一事。君容已知之。蓋黎安那與隅屋中之西班牙婦人乃二而一者也。卜頷之。雷納則一人蹀躞。意態狠甚。曰。此婦殺吾弟。絕無可疑。昨夜不卽復仇。真大愚也。卜曰。若然則敗吾謀於垂成矣。復仇當以法律之手續復之。不出數小時。全案當首尾盡露也。

魯倫斯略理案頭書籍。似將休暇者。海梯曰。叔絕不以爲異乎。曰。否。汝知此婦之敗。出於不意。囊金羞澀。必不能遠颺。既不能遠颺。又不能與其黨徒通問。則暫時藏身之固。自莫隅屋若。隅屋者。人皆惡而遠之。以爲不祥。故得爲彼利用。余意不以爲異也。曰。然則叔何不竟往捕之。曰。此誠吾過。然吾不早言其根據於吾之小說乎。不欲其警覺而中止耳。此際余當約查爾登同往。晤彼作長談。此爲全案之結束矣。蓋卜勞特若先吾而往。則懼無機會更爲戈登辨誣也。

查爾登從魯言。一日午後四時。二人相將攜鑰入。乍觀良似無居人之迹。但廚房頗有器皿新經動用者。魯舉其一細察之。謂卡曰。君觀器底黑而無煙煤。蓋以不敢舉火之故。無怪海梯見人以水壺置瓦斯上也。二人上下搜索數四。別無形迹。至最上一小室。魯無意中。以手杖於暗中刺入。乃得一軟物。魯調之曰。請出談何如。斯時之拉拉治夫人。迥非昔比矣。衣服黯敝。面目枯槁。惟有一雙黑睛。依然靈

活出時須作一笑曰。吾早知有今日。甚媿以如此憔悴之狀見君。然君等來意。欲何爲乎。曰。聽夫人自述。曰。不肯奈何。曰。若爾則吾當代述。請夫人耐心聽之。吾殊無意相迫。查爾登曰。我則不然。我確認此人矣。殺吾妻者此人也。吾必令舉世盡知其罪。然後快意。魯曰。此時吾等仍當認彼爲拉拉治爵夫人。夫人當不可導吾曹入一較佳之室。俾得從容談邪。言畢。側身讓其先行。乃共入客室。魯卷簾令日光可入。黎安那抱膝坐待。魯曰。汝先言乎。我先言乎。黎安那徐曰。汝先言。汝誠慧人。吾素所欽服。坐聽汝言。亦良快事。查爾登躁不能耐。起欲行。曰。見此婦令我欲狂。前事已如春夢。今又湧現。魯急以手格之。曰。少安。親見仇人伏罪。寧不快意。拉拉治呼曰。伏罪邪。曰。誠然。卽在今日。拉拉治唇爲之顫。曰。速言之。噫。吾敵。

六十

時日光射黎安那之面。創痕縱橫。蓋自墜車後。迄未就醫也。魯出紙煙。笑謂汝不

嫌吸煙邪。黎安那曰。曷分我一枝。俾同領略。魯於是始振襟而言曰。有貴婦人於此。姿容既麗。財產尤多。所至人皆以望見顏色爲幸。日於邸宅中置酒高會。倫敦少年爲之不醉而狂。願一事爲異。不居公園街。不居梅飛爾。不居貝爾格雷維亞。而獨遠居林登街之僻境。黎安那曰。以林登街屋巨麗而有園林故也。魯曰。此言誰欺。吾所言之三處。豈無巨麗而有園林之屋。汝居屋曾不付錢。尙何所用其節省。吾遇汝於公園。又以姪女海梯執役汝家。遂成交友。余漸覺汝行徑之異。自此常欲探得汝之究竟。繼知汝所以卜居林登街之故。乃爲欲隣隅屋。便汝行事也。隅屋空無人居。素有鬼竄之目。汝於其中。肆爲鬼蜮。孰有便於此者。汝此時忽鍾情於勃露斯醫生。而勃乃與汝之保姆。先有婚約。汝則大憤。思有以傷之。乃藉徑於余之小說。余不已爲汝言之乎。余方作隅屋小說。粗具骨骼也。

黎安那止之曰。設余不承此說。請問何以折余。魯更然一紙煙曰。勿躁。余固將言

之。方勃醫生中計之始。余已覺其層折與余之小說酷相類。非謂事事與余之理想吻合也。要其大體。則確出一手。余始疑小說必已爲人竊去。黎安那曰。卽令爲人竊去。又安見其必爲余。曰。余姪爲言。汝於勃醫生有隱恨。余故知陷勃者必爲汝。况余憶及某次曾親舉小說中情節告汝邪。所以知竊余稿者亦必爲汝。不獨此也。被竊之日。卽告汝情節之日。黎安那始訝曰。又何以知之。曰。汝自承甚善。余之不見此稿也。爲時不過一日。被竊必卽在此一日中。因而推知必卽在汝宴客之夜。因更默憶當時交談情節。有一新聞記者。戲詢余以門鑰所在。余答以在外衣中。旣而汝藉口觀某大佐之汽車外出。余後晤某大佐。言汝乘其車去可二十分鐘。二十分鐘亦儘足入吾室而竊吾稿矣。此猶未足爲奇也。汝臨出門。假男子外衣加於肩上。此衣恰爲余物。門鑰正在其中。此事余得之於尊邸中之侍役。果也。余之祕稿不翼而飛。因此知隅屋一案。拉拉治黎安那實爲罪魁。得此則其餘

迎刃而解矣。黎安那曰。汝言甚篤。然何以其餘迎刃而解。曰。汝忘余爲撰小說之人乎。焉能逃余雙目。顧隅屋中又有一人被殺。此則軼出余小說以外者。余見其人。余姪亦見之。余姪從隅屋窗中見其格鬪。汝當猶憶之。其人必巴爾曼也。黎安那微傾其首。魯續曰。事有更奇。余姪又遇里昂拉拉治於晨妝室中。里昂者汝之夫也。其後余聞勃醫生被陷。曾見西班牙婦人之事。已瞭然其中曲折。汝醉汝夫。而使巴爾曼僞爲瘖人。以車迎勃。勃去卽出刀刺死汝夫。刀爲里勤特街羅撒店所售。余後於宅後智井中得之。黎安那嘿然。然狀則稍驚矣。魯續曰。汝知勃之清貧。可以金陷。乃遣一黨徒。詐爲荷蘭人。使二百磅紙幣入於勃之囊中。至第二幕。則出汝意所造。誘勃來隅屋。使殺人越貨之罪。歸於一身。汝預將紙幣號碼編次妥貼。並覓得死者與雷納之書。藏之死者身畔。勃來時。汝喬裝西班牙婦人。受其外衣。懸之橈上。汝明知勃賣畫所得之二百磅。尙在囊中也。

以後事自不言可喻矣。此時黎安那傾身前聽。卽查爾登亦不復躁急欲行。黎安那曰。言之恣言之。無勞掩飾。魯曰。汝從勃衣中取出原有之幣。而代以五磅幣四十張。俾其號碼與信中所言吻合。勃醫生去時。囊中遂挾此鬼蜮以去矣。

六十一

魯言及此。始不勝憤怒。以前固夷然不變聲色也。又曰。勃以前後事告余。余深能了解。乃決自爲偵探。先誘查君來。繼與查君謀誘汝重入隅屋。汝知之乎。使汝知珍寶猶在井中者。余之計也。余假伊西多爾之力。知汝手中時正乏貲。又藉其力以識梅特蘭。汝果來竊珍寶。願汝所竊得者。止爲贗鼎。余早已將真者藏去也。梅特蘭此時乃出而向汝索債。汝無以應。則予以鑽石。旣予。復設計欲詐奪之。願爲海梯所破。謀遂不遂。黎安那以舌潤唇曰。惜哉。不早除此女。魯曰。非以海梯之故。汝將更多殺一人。梅特蘭者。余之左右手。使汝自承汝親付其餘二百磅紙幣。

與伊西多爾者。梅特蘭之力也。况復有晚香玉香水之氣爲之佐證。是夜博場中。汝蓋窮困無聊。乃出此孤注也。曰。何以知爲孤注。曰。不爲孤注。烏得出此號碼有關之鈔幣邪。自時厥後。汝之幸運益乖矣。卜勞特無意中覓得汝之夫兄。得此人則吾黨事益順利。吾黨事益順利。斯汝益窮蹙矣。汝乃決計往伊西多爾家竊出此號碼有關之紙幣。計則誠狡。以黑鉛飾車——曰。誠然。汝何以知之。曰。出自海梯之口。證以報紙訪員所述。云車身似爲帷幕所遮。有時仍露燦爛之光。是以知之。况余親於食物儲藏室中拾得黑鉛一塊乎。汝入伊西多爾室中。不意乃逢查君。查君呼警察。汝則免脫。願車覆人傷。前此之狡謀密策。至此敗露其半。汝雖逃去無蹤。余則知汝必復出也。奇緣湊合。乃逢君於此。余之所述。已不憚長言。然而非得已也。使余於法庭中昌言控汝如此。汝其能免耶。黎安那曰。不能免。固余分也。余何憚自承。汝誠勁敵。豪邁如余。豈肯復猥自掩飾。以冀瓦全。天平。一不慎而

至此。使余早不襲汝之陳策。豈不能獨出心裁以制勝哉。魯曰。余意汝亦能之。曰。余初意汝嚮壁虛造。若尋常小說家。無實事求是之能耳。孰知其竟敗於汝手。魯曰。余尙有一言。余已備供狀一紙。簡括過於所述。汝肯署名甚善。不肯亦自無妨。黎安那冷笑曰。正惟亦自無妨。余乃肯署。若汝必欲余署者。余亦臂可斷名不署也。魯乃自囊中出自來水筆授之一揮而罷。

黎安那曰。汝曹今可去矣。見汝曹面。令我頭痛。聽我稍憩卽行也。查爾登前此嘿然。此時急曰。不可。猶有一事未明白。魯止之曰。此事我能爲之。卡曰。釋之去耶。否否。余斷不承。彼叩門者誰耶。魯往啓門。而卜勞特入。

卜曰。查君命我來此。諸君已獲其人邪。黎安那冷笑曰。誠然不誤。君來佳甚。吾等方縱談一事也。此時神色較前更自然。絕無支吾驚懼之態。卜與爲禮。意甚踟躕。黎安那曰。在林登街時。不告而去。甚歉。今番決不欺君矣。卜曰。此余職分所在。請

夫人——黎安那曰。請吾同往邪。然而未也。吾已署名於魯君所備之供狀矣。殺吾夫里昂於此屋者我也。設紙幣之計以陷勃醫生者我也。以至竊卡爾登夫人之首飾。僞作其夫書以促其自盡者亦我也。言盡於此。無可續矣。諸君。諸君。請從此別。如是如是。

此時魯大驚呼。直前握其腕。黎安那奮力擺脫。隱於案後。魯急曰。速持之。渠將服藥矣。黎安那大笑。首微後仰。餘藥^餘出齒間。且曰。致死最速。此普魯士——言畢。色頓白仆地。地上塵爲之^爲。刹那間畢命矣。三人扶之上榻。乃相將出。彼此無言久之。查爾登曰。宅之有怪。理或有然。余之屋卽屢遭凶劇者也。自今以往。余其不再履斯土乎。卜曰。是烏可者。君爲地主。警察有問時。君烏能不來也。

勃露斯是日視疾歸。聞途中賣報童子高呼曰。罪人自承也。曰。怪汽車之事暴露也。曰。勃醫生之冤大白也。勃一時驚慰交集。不意親聞己之名字傳唱於街衢中。

因買一紙。卽立道旁讀之。讀畢馳赴俱樂部中。晤魯倫斯。則賓客滿堂。人人皆立候與魯握手以爲欣快。勃初見殊不知所言也。

勃還家。則其僕含笑相迎。而房主婦對之流涕曰。吾固知君之受誣也。自今日始。祝君營業日利。抑吾尙忘告君。有少女坐待君甚久也。此少女爲誰。更無須再問。數秒鐘後。兩人相擁抱不能自持。柳喜慰之極。雙淚瑩然。勃久之始能言曰。吾之有今日。卿之勇也。卿之惠也。海梯曰。吾早知君終能得直。爲君之故。余始終乃無所怯。言次。電話鈴作。有貴人請勃登視疾矣。海梯笑曰。此佳兆也。勃注視頃之。謂曰。吾二人自此可自由乎。卿謂婚期定七月乎。抑——海梯色頰曰。君宜——君宜速去。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出版

傑克航海記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敘某哲學家。素主張平權。而思想乖僻。其子秉乃父遺傳。持論益迂謬。人多非笑之。又嘗破除羣己權界。侵奪他人所有。以爲共產主義所應爾。卒至世界雖寬。無可容足。於是遺世浮海。著者立意。蓋在刺譏。詼諧處殊能發人深省。

圖(48)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初版

(隅) 屋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長沙 瞿宣穎

校訂者 無錫 王蘊章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寧波 安慶 蕪湖 南昌 貴州 常德 重慶 梧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華生包探案

大本二角
小本一角

華生自言。嘗輯福爾摩斯所偵奇案凡七十件。此編所載。為哥利亞司考得船案。跟光馬案。婦匿女案。書記被騙案。旅居病夫案等。愛讀偵探談者不可不閱。

多那文包探案

大本三角
小本一角

此書為大偵探家多那文自述歷辦之案。凡十二則。情節離奇。案情曲折。

海衛偵探案

大本四角
小本二角

英國麥丁海衛探事之才不弱於多那文。桑伯勒是編其載八案。

桑伯勒包探案

為大偵探家桑伯勒所辦諸案。如琴畔之經烟。包之印反局案。之疑催眠術之。假手皆發摘無形。令人拍案叫絕。大本二角。小本一角。

歇洛奇案開場

此書叙約佛森復仇之堅忍。可方句踐伍員。而大偵探家福爾摩斯即於此次試手探奇。其驚人之絕技。讀此可振精神。可益知識。定價二角五分。

各 種 偵 探 小 說 擇 要 列 下

橋 英 男	三 人 影	車 中 毒 針	指 環 黨	鐵 錘 手	萬 九 千 磅	寶 石 城	圓 室 案	指 中 秘 錄	金 絲 髮	中 國 女 偵 探	籬 外 人	降 妖 記	寒 桃 記	神 魔 鬼 藏 錄	二 仙 案	香 囊 記	白 巾 人	案 中 案
小 本 四 角	大 本 四 角	小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小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小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小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	大 本 一 角